



特別
16
2875
4



門 18
號 2875
卷 4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十八

齊郡馮琦用韞著



行狀

貞靜先生行狀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余公行狀

蔣太恭人行狀

中憲大夫開封府知府鑑弦宋公行狀

昭和二十八年
九月七日
購求

貞靜先生行狀

余叔貞靜先生本軒公卒於冷水余設位而哭爲文祭之更數日乃得其遺書託余以三尺之孤以家事任珣珣所不能辦者任余余心碎矣忍復聞此言乎再逾月而葬謹紀其言動狀以俟大君子哀而銘之叔諱子咸字甫別號望山已復更曰本軒蓋其志也父冶泉翁母李夫人少而失怙李夫人慈母也而嚴父旣長娶冀端恪公女丙寅爲郡諸生癸酉舉於鄉一再與計偕退而隱於冷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爲已任讀書力耕以沒其年初從端恪公聞濂洛正學

斷以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目虛恢爲開闊，勿目放恣爲灑落，尺尺寸寸而已。世以爲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於宋莊時，時靜坐喜而自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於莊敬，若微繹束縛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於視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焉。少不及事，治泉翁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毀骨立，泣盡繼以血，餘息僅屬。舅氏貧不能自存，公薄田數十畝，常減口食以奉之。事之如諸父，禮居常嘆。

俗失世敗，始於禮亡，欲酌古今纂爲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享儀，立族約，設好會，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子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廢祀，母敢不躬詣，母敢怠，不如禮事，兄長甚恭。撫子姪，款款篤至，未嘗不教之。以正，晚舉二子，曰琬，曰琰。甫釋懷抱，卽口授句讀，拱揖端立，皆如成人。治家宗，顏氏家訓常以義勝，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恤困窮，視義所安，無敢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公居治水，貧民環而依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公身爲倡，宗族兄弟與。

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公親劑量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而有地可耕獲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哀而聚之設義倉以備荒死喪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禮義督訓其子弟無敢干有司法鄉人率其教多為善良與人處初落落不可合久乃益親客至不張具班荆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詡之有過婉詞正之告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為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公所稱詡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其生

平最驩無如司寇朱公其次唐茂才在家庭愛某猶子也訓誨之如嚴師於鄉人好馬君馬君卒哭之慟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公自是始病矣病劇朱公及余皆薄遊京師獨茂才旦夕視公病百餘日至廢業鄉人義之公既卒耕者陶者負擔者皆掩涕卽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為咨嗟太息云所著書如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記往往有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曰禮異翹弓情非捧檄何僕僕公車自炫鬻為然則謁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正枘祇取辱焉或

問為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灑然矣鄉人皆好之如何曰徇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後即為所化矣平居議論類如此大畧行誼似曹月川涵養似陳白沙平居論學以程朱為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為真是者雖萬夫必往百折不易

也吾友鍾淑濂稱之曰貞不絕俗隱不肆志孔門四科虞廷九德其人乎識者以為知言學者稱為貞靜先生享年四十有九子琬聘孝廉王君女琰聘明經周君女女許聘司寇朱公子皆幼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余公行狀

余自己亥奉詔起家世用三馳書招余余至世用曰急欲見君者欲以身後片石相託耳因具道少時困厄狀語未卒而泣時世用已病數上章求去上輒慰留不許余與同年諸兄弟更日訊之世用自力起

見客榻前相勞苦如平生曰詩所謂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者也諸兄弟不忍聞往往以他語亂之七月望始謝客勿來中夜余夢世用使使來曰病亟矣無可憾者有一語與子未及言耳夢中視日影半西楹上余寤大呼涕泗承睫攬衣步及於庭中夜使人問世用世用尚無恙晨起日影上西楹之半而世用僕來告急車及蒲胥之市世用已屬纊矣傷哉子前似欲有言而我以他語亂子也今卽欲起子問一言可得乎我之愛子以姑息卽不知子所欲言者何等也爲家事也子生平不問家世事耶非余所敢問也嗟乎

傷哉世用遽永別乎公諱繼登世用其字也別號雲衢其先越人永樂中高祖士賢宦於燕占籍於交河縣東五十里泊頭鎮士賢生珉珉生誠誠生信信饒於財稱廉賈生伯恩卽贈宗伯公也配褚氏繼配陸氏而生公贈公以貢入太學授東昌幕薄遊臧父之產卒於官而陸夫人亦先公一歲卒當是時公生八歲矣乳乳憑兩棺以歸族人欲攘其業爭欲死之竟不死則厝薪其間而燔之火及門而燔公復得不死公自少醇篤喜讀書志意如成人年十三補弟子員數試高等族人始不復謀公十幾歲委禽於某氏甲

子舉於鄉丁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其學務考
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不喜爲浮詞每試輒後
公夷然不爲意及試肅雍殿賦限以嚴韻詞鋒從橫
亡窮當事者始以爲才而亟拔之公亦夷然不爲意
也在館局三年未嘗尺寸易其度歲己卯授檢討以
大慶恩贈父東昌公如其官母褚氏陸氏皆孺人辛
巳奉詔直史館時應制有所結撰多稱 上旨每休
沐接士大夫以慎密朴茂自將卽同館諸兄弟時時
爲好會縱心酣暢抵掌無所不談公落落穆穆無能
窺其際者癸未分校禮闈校文務以典正絀浮華士

不取是歲纂修會典丁亥會典成陞修撰賜白金文
綺戊子使於周藩却餽遺無所受歸渡黃河中流而
舟膠波濤撼之聲如雷柁折舟人皆泣公具衣冠而
禱曰予以使道於河逢神之怒舟膠不渡予小子之
罪也以予小子故而至震驚龍節神亦有佚罰惟神
實圖利之禱旣而波恬如或翼舟以濟己丑充經筵
講官已而陞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官偕余以通鑑
進講故事經筵多獻替之言日講行其義耳世用與
余約 上久不御講講臣無所關其忠稍稍引古誼
傅時政以獻治亂得失皆具陳其所以然或庶幾以

三百篇諫言者亡罪聞者足以誠也辛卯典試留都
既撤棘進諸士而醮之曰與諸士約有如余服官而
自私自欺以干清議無以見諸士諸士有自私自欺
干清議亦無復相見也諸士皆凜凜佩服之壬辰陞
右諭德典試武闈是歲增額二十人癸巳陞左庶子
甲午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
修武宗毅皇帝紀乙未充廷試讀卷官已而陞詹事
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公偕講臣上章引劉向不
學道厥妖火焚宮以諫疏入不報是年擢禮部右侍
郎戊戌充會試知貢舉官申飭令甲加絃以三品滿

課其績最予三代誥命任一子國子生是年陞左侍
郎署部事自公爲中允至今官皆兼日講而余以省
觀歸凡余所直日亦公進講故其在講筵最久獻納
最多歲時受 上賜予白金文幣廷臣無敢望焉已
亥擢尚書上疏辭得旨卿器裕學醇講帷著績簡司
邦禮出自朕衷先是九卿推至再公名最後 上竟
用公益特簡也公初爲史官訥訥似不能言者及典
秩宗持大體規大計矻然如山不可動搖雷擊 太
廟樹公上言弭災以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耳
不 郊祀不 廟享 皇長子不婚不冠不冊立而

礦稅日亟 祖宗寧無望於 陛下乎霆怒氣也兵
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兵潢池中者此時
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疏入
上嘉納焉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
不擊自鳴紹興地出血公復上言四方所報二氣舛
錯之狀近歲未嘗有也天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
百姓苦於征調催催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於 上
而不可得計惟有仰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
告 陛下人情愁苦鬱爲無聊無聊之民易動難安
漢臣徐安以民困主不恤下怨上不知爲有國之戒

願 陛下以愛民實心爲應天實事罷諸弊政不便
於民者疏入 上報曰仰承上天仁愛深用警惕群
臣宜增修其職以祈時和毋以虛文應已亥播州酋
楊應龍叛破綦江城 上徵諸路兵討之公請罷四
川礦稅以佐兵食寬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秋道
山崩復湧土山五公復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
贅疣生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纏失度水旱爲沴太
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
砂以至地不能固脉而山崩金不能生水而川竭坤
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閭閻窮困加以必

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世變如亂絲民命如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羣臣者 陛下子也臣子不能動 君父言愈數愈厭 陛下者 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變感悟 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報公見士習薄躬行喜浮說離經叛常深以爲憂上疏曰 祖宗設學宮頒布大全諸書爲聖經翼別白黑而定一尊比乃有倡爲異說竊佛氏之餘以燭亂天下之耳目共

相推挽靡然從風謂傳註爲支離謂經書爲糟粕謂躬行實踐爲迂腐謂人倫物理爲幻妄謂紀綱法度爲桎梏謂禮義廉耻爲虛僞惟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皆爲率性矣新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文字名爲新說宜絕其道勿使進其於端士習統聖真非小補也公始以貳卿署部事數月請皇長子選婚疏九上及正席南宮疏請建儲及行冠婚禮者三與羣僚同署名以進者五卽病肺咯咯不休猶伏枕具疏草每談國事潛然流涕曰大禮不舉禮官死不瞑矣今歲三月聞詔旨將有事於 東宮趣禮部具儀公瘖甚

扶掖起視事會次子卒公病轉劇數乞歸不得請卒於官公既受 上知翕然有爰立之望推閣臣者凡四 上方以金甌覆之會有後命計聞 上深悼之如例予祭葬加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顰笑不輕假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屬有不當卽正色訶之或時對客詈其僕隸驟見不能堪久而知其無他乃更服其嚴正真致而敬信之當其怒若不容人吐一語及人告以過輒斂容謝客朝聞夕改不俟明日矣使於汴與余別交相誠也謂余慎

語及慎交余曰子性太急少緩之兩受其語而載之使事竣報余曰敬我者我不得不加禮慢我者我不敢不加禮以此往返未嘗與人忤奉足下之教也生平遇事慮而後動咨詢定而後發一發卽賁育不能奪議禮議謚議科場及議東事封貢請兵請餉侃侃持正無所回撓廷中皆服其平居官廉以節儉佐之操持甚苦然未嘗以行能驕人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曾學士過其家茅屋數楹蓬蒿没人嘆息而去執法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置楊夫人欲求爲道地公曰子而才自當得

北海集 卷十七 四百六
之不才自當置之卽郡邑小試終不肯爲一言公產
旣薄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侵傾廩以食之不給糜
至就公於京邸公復分俸給之里人皆嘆公貴而能
貧貧而能賑人不可及也公旣卒同袍諸兄弟哭而
酹之素衣冠送之流涕從橫不忍相視已而相與憶
其生目不視淫靡口不道僞妄身不踐私曲居不營
豐鄙表裏洞達無少隱伏跡其終始可謂貞矣爲文
典重懇至以意識爲宗不喜浮辯綺語詩法孟浩然
尤長於古風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錄五十卷
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生於嘉靖二十二年

八月十九日

卒於萬曆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享年五十有七娶楊氏封淑人男二長道行官
生娶翰林院修撰徐聯芳女次道一早卒娶宿州州
判常自省女女二長適監生常執敬次適生員王亮
芳孫男二廷彥道一出家彥道行出孫女二俱幼未
字

蔣太恭人行狀

蔣太恭人者助教吳崑麓先生配也不佞初從先生
游考德問業課文藝已而會食太恭人時於屏間矚
諸弟子謂先生曰未坐最少者誰也其度異於諸生

其食馮生有加簋使僕告之曰子尚良食吾猶見子之達也久之不佞隨先君之雲中先生出爲汀州倅解組去踰六年卒又數年不佞執經侍 上講幃時請於當事願一移官留都以其便哭先生墓拜母堂下而竟不果也歲丁酉不佞方居廬而長公以太恭人計來告且屬爲狀自顧斬焉衰經不能執筆爲文顧藉先生之教以有今日太恭人知我愛我皆異於諸門人不佞所爲報至淺鮮矣當其葬不能使有聞於世心何以自寧謹以夙所睹聞論次之太恭人姓蔣氏生父曰三山公爲諸生與思夷公兄弟也歡甚

亡間視其女猶女也故以畀思夷公育之太恭人少而婉婉有令德通書大義不喜爲芬華年十六歸先生當是時舅姑皆已卒繼姑徐孺人操諸子婦嚴小不當輒譴訶母委蛇受之先生日治書不治家人產又歲大旱太恭人盡出嫁時裝給家費取野蔬雜米作糜以相饋也歲時閨閣之會諸娣姒錦綺相錯母衣敝衣操作而前諸娣姒始相笑已而斂容禮下之先生性豪爽意所不可百夫不可奪顧亡它腸語次輒罷方急時太恭人恬默無所言及先生意消從容具道所以然先生未嘗不稱善先生名滿天下天下

延頸願交者執贄願爲弟子者屢滿戶外太恭人撰具以食客未嘗以貧爲解先生舉於南畿屢上春官不第領長垣學博士意默默不自得太恭人從旁慰解之曰士拙伸何嘗之有官一命邑十室弟子百人豈遂不足明志哉先生舍然大喜至長垣學使者傅公檄大名郡諸生茂才異等者皆受學先生設絳帳延諸弟子湔其舊習口授之學成爲名卿大夫者踵相接也召入爲國子助教弟子益進太恭人持內政躬自節約以佐先生廉先生不復內顧海內談經學士以先生爲歸先生居國子三年課最忌者出爲汀

州別駕先生與太恭人相視而嘆也曰吾束髮受書四十年未嘗後人而慊慊一第今復當折腰事貴人乎太恭人曰士涉世譬之俊鶻一不中則矯翮雲外耳以夫子積學操行耕而不獲猶有天道必於諸兒取之於是先生上章致政以歸名其菴曰未了蓋其志也先生歸二年而長君成進士更三月先生卒又數年而諸君相繼以文武起家爲時聞人長君某歷官山東觀察副使次某平峪令次某行都指揮事守備寬佃次某國子生次某叅知江西政事當諸子少時先生授經義先生出遊學太恭人程督之如先生

海集 卷十八 四百六
母子皆蔬素不大寒不衣綿不大暑不衣葛曰豈與
諸子有愛也不爾恐損其志長君爲衡陽理迎太恭
人就養及官戶垣復迎至金陵更數月皆以病歸諸
君既貴遷秩及奉使皆過里中兄在官弟歸弟在官
兄歸往來如織當其別念其遠也持之而泣已復念
諸子宣力展采爲父母光寵復自快也歲乙未太恭
人春秋八十高矣憲副歸自閩守戎歸自薊太學歸
自燕叅知歸自豫章獨次君新受命爲令不得歸四
子者率諸孫諸曾孫稱百歲之觴各張具出四方修
髓綺紈以進歌名賢大夫詩章以樂之遠近親賓皆

來會極飲數日而罷雖嚴嫗萬石之貴王母少廣之
坐未有以逾也初長君以理官考最詔封其母爲太
孺人已復以叅知君四品考最封其父江西觀察副
使母太恭人太恭人語諸子曰若父所未了者豈獨
兒子一第老人一命遂滿意哉受 明主恩若輩何
以報悲夫吾與若父偕受命而不偕見也擁袂而泣
諸子皆泣諸子過家拜膝下必促之出曰無以老人
曠官守也諸君既奉母命以出季君以磚廠事註誤
削秩二級歸子舍數日而太恭人病亟季君視舍殮
焉磚事與季君不相涉竟坐之然非以微罪行卽不

得歸亦異哉既革季君泣涕榻前受遺令曰吳俗將
逝卽召人環尸誦佛男女雜遯吾甚不取又設祭道
左殺羊豕牛鹿以靡相高此何益死者徒使物受其
割裂汝勿蹈此違吾意也遂瞑太恭人性勤厲節儉
每凌晨而盥中夜而寢事無鉅細必躬親爲之閨內
蕭然居處必莊無惰容無忤視無褻語積織累微以
昌大其家諸子鼎貴時以鮮衣進輒命藏之服澣濯
攻苦食淡如故事繼姑如姑處娣姒如兄弟字諸媳
及孫媳如子孫御姬媵及僕婢皆以恩勝尊卑少長
人人謂太恭人親已享年八袞受天五福海內無不

知有太恭人者其德慧福力真相副已

中憲大夫開封府知府鑑弦宋公行狀

客歲余伯舅鑑弦宋公卒于汴余旣設位卒哭思論
次其行事輒潛然不自勝作而輟者久之今葬有日
矣則奈何以不自勝之故令舅泯泯也乃始收泪爲
狀公諱伯華字汝含別號鑑弦其先昌樂人也世爲
元錦衣千戶洪武初徙家益都自公高祖君用始君
用生剛剛生瑜瑜生臣領棗強簿有惠政生延年卽
公父一川公也一川公以春秋第一人舉於鄉官南
京禮部司務性方嚴喜任高節面折不能容人過而

公以雍容博大喜愠不形與人語惟恐傷之其操趣稍異然齊魯間語質行以公父子爲稱首公豐頤碩幹望之魁然日覽數千言爲文秀朗有奇致年二十試于令令不謂善也而督學吳公以爲國士大奇之是年領鄉薦明年省一川公于魏一川公官留都奉太夫人居里中一川公卒擗踊孺泣勺飲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起自初喪至禫除無違禮卽數年後談及一川公輒泣覽其遺編未嘗不廢書伏而泣也而太夫人亦以悲悼髮盡落公旣內不勝慟強自寬以安太夫人日暮躬操具更容貌而前久之太夫人鬢髮

盡生人以爲壽徵而稱公純孝之感云戊辰成進士授宿遷令明年大水河隄決溺死者不可勝計其不死者坐樹杪枵腹待命公慨然大息流涕曰民急矣以令之不德而召天災終不令民死令獨生盡括贖鍰佐以薪俸駕小舟漂泊風浪中因民所止就散之狗於衆曰以爲爾一朝之需其忍須臾勿死也吾得請于上矣部使者持錢穀且至矣邑人乃安於是大發倉粟賑之寬賦已責輕徭免役與民休息民忘其災治成擢兵部職方司主事以主上登極詔贈一川公如公官封母陳爲大安人已而介巡邊大臣視

晉代之師故事使者出邊將蒲伏受約束大吏負弩先驅傳呼甚寵然亦多與援舉刺不至境而決公獨以爲將吏不宜責苛禮第當按功實爲賞罰舉刺有不當堅持之多從公議旣報命束修之間無所受邊人之言曰惟宋司馬不可干以私遷武選司員外郎車駕司郎中擢淮安知府是時 天子興宣防瓠子之役器具工力一切倚辦于守又當孔道舟楫麋至皆不能無責望公度土工應賓客暮始理郡事郡僚皆受事河上公兼治之至中夜或申旦乃罷其治持大體不苛小務以仁厚持百姓心而休其力世以比

長孺而御史奏公無赫赫聲多悶悶之政主爵曰世乃有以悶悶之政論調者乎何以示天下會河工竣天子念守勞苦加三品服俸視府事如故公之入覲也大中丞遣使持驛符送之而是時郡國吏皆乘傳行論者獨列上公等數人名遂奪六秩以歸旣歸復以慮囚事奪二秩緝獲論報不在守守以去獨坐之士論皆爲扼腕公顧夷然不爲意日彈琴讀離騷賦詩詩語適麗有建安大曆風骨與唐茂才惟安張明經希望朱侍御文甫家叔鄉進士貞甫爲韋布之會時相過從課古文執出入無騎從脫粟飯蔬具

率意而語或至移日時人稱爲素交居久之御史言
驛禁過嚴非 朝廷厚下之意失士大夫心于是以
乘傳謫者皆得稍遷而公亦起補東鹿丞歲中三遷
歷永平府推官河南府同知擢開封知府開封多強
宗大族稱難治前太守皆得罪去公至罷煩苛務爲
簡靜大略如治淮陽時所知或謬規之公所治省會
地宜有科指聲跡自表見公笑謝曰以繁治繁違多
事無益靖民之路不擾而已其治無剋核搏擊之跡
而一時有能名吏皆出其下治開封一年而病貌癯
甚猶日坐堂皇視事 以君繩武馳省之則病且革矣

遺教子孫務爲謹約善事太夫人遂卒卒之日一路
皆哭如喪慈父母焉公天性至孝事太夫人蒸蒸色
養未嘗越宿而遊鄉曲友朋之會未嘗卜夜卽至夜
亦必詣太夫人起居而後退歲時集族人諭以禮讓
悍者亦循循惟謹貧不能自存者皆仰給于公兩守
大郡家不滿千金食無兼味衣不重采居鄉無尺書
干有司與人處油油然各滿其意去生平未嘗見其
忿怒之色道逢醉人詬公僮僕愕欲毆之公咲曰奈
何與醉人較豪族某與公從弟有隙坐其門詈之并
詈公公避匿不出人益稱爲長者識者謂公醇謹類

石奮治行類劉寬雅量類黃叔度君子以爲知言公
生于嘉靖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亥時卒于萬曆十三
年九月十三日申時年四十有八娶鍾氏封安人廣
宗令熙菴公秀女子繩武茂才娶家伯茂才仰洲公
子臨女孫鎮聘劉茂才音女女孫二長未受聘次許
聘白茂才采子所蘊馮子曰汴蓋有張諭德云諭德
左遷余往唁之諭德曰失位何足弔失良太守足弔
耳四十年中守汴者無如宋公今已矣余始聞公計
也當公守淮陽時吏道刻深好聲務能而公獨用寬
大爲治見以爲悶悶緩于效公去淮且十年一時聲

能之吏漸以湮沒而公去後獨見思吏民入都下者
見余未嘗不涕泣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夫道
民之本豈不以誠也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尚書白川劉公
暨配王夫人行狀

劉公諱應節字子和別號白川其先咸平人有諱全
者以判濰州因家焉遂爲濰州人全五世孫大深生
軻軻生潤即贈兵部尚書公贈公娶于韓而生公少
穎敏日記誦數千言垂髫補博士弟子聲籍甚癸卯
以詩魁東省丁未舉進士己酉授戶部主事明年庚

戊秋虜入古北口直犯京師咸寧侯鸞以大同帥入
援總天下兵行大將軍事尾虜後詔發煇炒若干車
餉之大司農李公謹推擇可使者時虜騎充斥衆噤
不敢對各相顧失色公毅然請行曰此臣子授命之
秋也行之日人人爲公危公亦自知不可測私語所
親逾七日不還當遣人送吾母歸吾手足及髮皆以
繖爲識勿以血污爲異也夜漏下戎服單騎護車以
行走橫尸中馬屢躓屢起道渴求水積尸填井不可
得捧潢汗飲之手盡赤視之皆血也至順義東遇紀
功御史邢公驚問曰公何以知大軍所在公曰晝觀

烟夜觀火是以知之邢公曰雖然虜零騎焚劫亦往
往有烟火起惟視烟火衆多處迺可往耳公至密雲
餉軍三軍皆欣欣焉時鸞挾 上寵得以秘封達御
前勢張甚公投一空刺長揖均禮鸞啣之思所以中
公會陸都督炳以軍興乏食中計部大臣 上怒奪
尚書以下官令冠服領事鸞見事以前決遂不復言
公迺得免前後行虜中凡十三日傳言公已遇害王
夫人持子元功泣井上曰傷哉孺子果若人言而父
死忠而母與若死節孝耳旣旋家人驚怪且哭且却
公徐曰是何足異惟是數萬勤王兵不能發一矢僅

尾虜出境可謂痛哭流涕也明年權稅清江浦釐風
蠹清奇羨厥歲入草直百餘金悉以充公費督漕駱
中丞聞而賢之一日指郎舍頽目公曰郎廉至此耶
為發漕羨百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帑中去之日封識
宛然壬子宣大饑奉命賑之軍民更生者數十萬癸
丑三年課最封公父如其官母韓配王皆安人尋轉
員外郎遷郎中時西北用兵轉餉無虛日公佐大司
農度支井井甚具乙卯出知懷慶府王恭人從而後
道東阿侯中丞置盤殮加幣焉恭人却不受曰未有
夫子之命也侯公聞而亟賢之公治郡緩徵斂均徭

役除百姓所疾苦是秋泌水決城不浸三版公冒雨
率眾補葺之城以弗壞亡何以外艱歸郡人思而尸
祝之語見名宦記中服除赴闕下時分宜子蕃專選
法通金錢鬻官逾歲不得補會御史楚侗耿公言狀
始補順德郡郡當南北孔道輪蹄交錯供億浩穰民
不堪命公力為調停省浮費革侵冒均里甲而民間
始有起色矣時歲旱郡邑多饑公倣富鄭公煮粥法
行之諸屬邑所全活以千萬計明年復旱齋戒露禱
澍雨立應百姓為立禱雨神應碑已復開濬達沾諸
泉灌田數千頃至今賴之辛酉冬入覲垂橐以行郡

北海集 卷十八
之屬吏某太宰某公戚黨也狹而貪公廉得其狀繫
之獄太宰固不決而分宜子藩又以不入賄啣公頗
相與踪跡之而士大夫言公治狀甚悉太宰轉益重
公考公治行二千石第一是歲景藩之國自潞河登
舟護行文武及諸內使從間道發所過騷然獨畏公
名爭戒其下曰此京師所傳第一太守也亟去勿擾
壬戌考績賜誥命改贈公父中順大夫如其官而封
母韓太安人爲恭人配王安人爲恭人尋擢陝西按
察副使備兵井陘廷議謂公知兵而三關爲畿輔要
害請勅加提督銜以屬公備兵使者轄三關自此始

所部兵故驕悍常脫巾闕轅門脇辱主帥前使者不
敢問橫愈甚公至廉其首十餘人用軍法杖之幾死
徙塞上自是諸軍遂戢明年虜犯古北口提右輔六
郡良家子入援虜宵遁事聞 上厚賚之甲子陞陝
西左叅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丁內
艱歸隆慶改元丁卯詔起巡撫河南初東省賦役煩
苦民多亡徙公目擊其狀甚隱之旣入汴即檄藩臬
議賦役法僉曰顧役便遂下令八郡行之復移書東
省撫臺姜公姜公亦遂下令六郡行顧役法兩省至
今稱便焉汴當都會五方雜處藩封據其中宗人當

軍民之半而輕犯法又里中多無賴曠悍習弓矢喜亂而開封三衛士馬凋耗日甚公陟夷門指黃河謂諸藩臬曰隔此衣帶水即河朔古昔戰場也豈宜無備至此因調汝南睢陳諸道兵六千人更番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之以備緩急而以彰義兵別遣一都指揮統之聽兵部調入衛時報虜破石州公盡發兩河兵軍界上爲備冬十月虜再入犯昌黎等縣烽火達于甘泉順天撫臣坐失律下獄詔以公原秩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薊近輦轂擁護陵寢視諸鎮最要而三衛屬夷爲虜嚮導覘我虛實以語虜蓋自庚戌

之變督撫諸臣重者誅戮輕者譴罷無不人人惴恐公至周歷塞垣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六事一曰益兵以資戰二曰用車以資守三曰樹木以資險四曰櫃水以資運五曰定兵食之遠圖六曰除邊方之宿蠹俱報可公行部視京輔近邑多未城或城而庳且圯者亟請內帑佐以贖鍰次第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里間蔓衍爲備勢不足有所禁禦乃阨要害于關之東西繕大城五砦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爲聲援有率然之勢焉京東頻年水已復旱復大蝗凡

三請蠲賑皆從之戊辰候塞者言虜八十萬騎將入復棒箠崖本兵檄督府帥中西二路兵衛京師而巡撫別將兵出東路爲備東路卽虜欲入犯處也公得檄卽日發兵道出永平逢督餉少司馬安丘辛公曰公以數千人當虜八十萬衆此與以肉投虎口何異公徐應曰固也死法死虜等耳遂行馳至部署吏士授兵登陴晝夜睥睨間慰藉之士卒感奮無不一當百虜覘知有備徘徊兩月卒引去明年正月虜犯青山口公復督兵拒之明年二月修敵臺七月以四品滿加贈公父右僉都御史母妻仍恭人尋陞右副都

御史照舊巡撫十月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公之鎮申軍令置屯戍遠間諜急收保設應援諸所條次視巡撫時加密大修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抵開原葺墻八百里建堡二十有三墩臺六百三十有奇旌旗相望刁斗相聞屹然長城矣十二月虜犯遼東清河堡上首功五百八十有五獲馬駝各六百餘捷聞陞俸一級初昌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艱密鎮故有水不通運陸輓不及二舍歲費銀三萬有奇公循水上下周覽歎曰二鎮之水皆可取餉道奈何歲費司農數

北海集 卷十一
萬金即上疏極言濬河便報可乃濬潮白二河淤塞者北抵密雲西北抵鞏華歲省公私費無算河西務當運道咽喉商販輳集稱巨鎮公請爲建城役取諸軍費取諸賈而民不知也畿內故苦驛傳行顧役法時撫河南時人情翕然使之明年春虜犯長勝堡上首功百餘已復犯遼陽斬獲過當明年萬曆改元三月虜犯義院等口已復犯孛子谷四月犯鐵嶺六月虜酋董狐狸等犯桃林界皆失利而遁七月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以閱視修守功陞俸一級八月虜犯長海敗之明年正月虜犯中遼河復

敗之先是東海諸島爲二鎮逋逃藪沿邊諸郡邑橫罹剽鹵莫敢誰何公遣使諭以恩威衆皆叩頭謝前罪凡四千四百餘人一時解散時戚帥繼光上疏請練兵疏下邊鎮議公條上防禦機宜凡七曰選主將曰設副將曰議班軍曰清衛軍曰勾逃軍曰廣招募曰議行糧廷議皆是之公自爲督撫先後與虜格大小捷以數十計斬獲首虜以千計事聞 上輒褒勞之白金文綺之賜無虛歲公雅不欲自張大每捷聞輒曰 宗社之靈將士之力臣何力之有及增秩錫予逡巡不敢當其退讓如此甲戌秋 天子不欲久

暴露公軍中晉公南京工部尚書時河漕梗塞挽輸不繼爲國家東南憂公上疏請濬膠萊河 上銳意行之中作未竟而罷乙亥改京營兵部尚書丁丑以正一品滿賜羊酒鈔錠贈公大父父俱尚書公大母母俱贈夫人妻封夫人時值 慈聖太后聖節王夫人鳴下內 恪謁慈寧宮賜綵幣榼酒勞之尋以疾歸是年公刑部尚書平反天下重囚四千餘人時中貴人保人用事保固深州人隸制府公爲督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刺一日保從子邦寧遇諸途不避公恚曰 官猶子帶俸錦衣耳奈何與大臣爭道叱下

之保以是益深憾公而是時江陵公執政六曹事無巨細必請裁決乃行或諷公往公曰吾所司民命不可徇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居久之言官論公章奏有誤失對上體且大臣不宜出郭講學公並懇疏自劾如章得俞旨致仕時九月廿五日也是日王夫人訃至而保憾猶不已後四日 上視朝陞辭出保猶以失朝儀激怒 上前下鴻臚問狀鴻臚謝言二序班誤引失儀乃竟奪二序班官後五日公單騎歸里中邸報方至乃北向叩頭流涕曰老臣自爲漕郎時出入虜騎中戮力塞上十餘年數對大虜最後忤權

貴不自意完乃始得安枕里中非主上仁聖不及此老臣伏草莽死不恨矣公既家居好引掖後進建麓臺書院羣郡邑之秀親課督之今濰州薦紳彬彬後先相望大都皆公門下士出入乘布車或徒步田間遇父老不自知爲貴人遇後末學不自知其爲先生長者也而尤篤於宗族戚黨所得祿賜大半以周貧賑乏故仕宦四十年家無饒貲王夫人亦躬親節儉女紅力作以操家政即貴衣粗食糲以爲常至佐公施予則脫簪解佩不惜也公伯父早世遺孤且瞽撫之如已出後分產與子等族子出亡傭田間公購

而得之如視同胞外家兄弟不善殖食貧公爲捐金治生金盡乃復捐地予之公大母李歿且百年其族屬流移無所歸公購三十年得之渠丘者三人自爲貸百金治生業益夫人實襄成焉東三郡以馮鹵故事不養馬印馬使者疏分他郡之半東郡入甚患之公爲草疏屬鄉人詣闕請事得寢益歸而爲德于鄉若此公懸車十五年兩臺薦章凡十二上再徵爲南京工部尚書皆不就士論愈益高之至是卒詔予祭塋如例所著有纂修邊關通志若干卷沿邊軍籌若干卷薊門奏議八卷詩文若干卷存于家先是白河

竭者三年歿之日風雨晝晦昔賢頌星化碧豈虛語
邪計聞于朝 上使使者諭祭賜兆贈太子少保于
是御史陳登雲上疏曰故兵部尚書臣應節故爲順
德守順德吏民思之如父母已爲監司爲督撫皆後
先無與儷大要清約持正一心營職始終無二度宜
賜謚勸以風示天下疏入不報輿論是之先是王夫
人爲公置侍妾王夫人卒兩人哀毀幾不欲生及公
捐館舍誓以身爲殉長君詣闕下請祭葬旣得請報
至兩人喜相謂也我公其不朽乎惟從死亦且不朽
皆縊而死公子女 云 史氏曰有是哉任事之難也

薊外蓋有霧靈山云公嘗躬詣視其地以爲可用
兵力斷而內屬邊徑直易守歲省戍卒及芻餉數十
萬而當事者不能決策也公澹潮白兩河爲薊永利
膠萊之議不百全豈輕發哉舉事一不當而談者以
短長操其後夫未竟而從旁持之何知當否有是哉
任事之難也余嘗謂公溫溫長者過其家門巷間然
不能當二千石夫其當巨鎮建大議屹然不動爲時
名卿有以也夫

雲川蔣公暨姜孺人行狀

蔣之先吳之江陰人其遷於青社自肇青公始也肇

青之父曰啓源公啓源而上不可得而譜至肇青乃著云肇青公諱安任質持高節捐金掩骼鄉人德之生通字士亨以行義克持其世世有聲於齊魯間士亨公配李氏夢人授以盈尺之璧曰以是爲而子無何而雲川公生生而穎敏豐頤秀目面如紫玉士亨公愛而名之曰琳長而字之曰國器甫冠而姜處士佳以孺人來歸孺人少失母繡一像事之如生事繼母如母也公學書未就去而無廢著然天性至孝每出遊必具滌滄以歸遺兩尊人孺人躬自烹飪審鞫而上之病則必焚香祈以身代夜不交睫衣不解帶

且莫視食和藥夫婦跪捧盃以進顧兩尊人色稍和退而相慶也處兄弟備極友愛周其困乏長兄雲門卒衣衾櫛櫛一切取辦於公孺人見長姒必斂容禮下之人以比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戊午公入貲爲王府典謁王田故有督租使者使公攝其事其地曠悍喜鬪公至則曉譬禍福喻以禮讓靡不瞿然顧化有老父訟其子不孝公諭而遣之其子涕泣受教卒以孝稱自公遊於什一孺人操機杼力作稍稍自贍給獨喜施予徇人之急里中有求者輒與之曰緩急人所時有也或損其母錢折券一無所問二少

年見誣爲盜不能自剖公力爲白寃狀事竟得釋公遂不復見於是相率而尸祝之公舉三子長公春芳次世芳聯芳當其少時三子小坐着膝前爲說古今忠孝事諭勉之稍佻戲不如儀孺人怒不設食夜間則紡績以伴之曰吾倦則兒輟讀耳於是三子兢自淬勵皆以儒術顯孺人持家政居處井井待諸女婦嚴而有恩嘗曰婦人職在中饋好逸好遊好侈好華非婦人也蓋孺人年五十而歿歿而公撫視居處帷帳諸女婦雍雍修其婦順流涕曰孺人之遺教也癸酉長公舉於鄉庚辰成進士領揚州推官過家省覲

公輸之曰刑官之難也其職在執法而法難純任也要以意平法以法傳情夫仕者豈必尊官能奉職者稱賢耳勉汝行也惟權與貨足以傷志長公頓首受教之官清謹自將平亭寃獄按部使者交章薦達之長公旣貴公猶角巾布袍行里中郡大夫高其行義請以爲三老而苟邑長令多年家子詣門上謁或請居間有所言輒謝曰以子故而枉郡邑大夫以爲重非義也教子之謂何而操郡邑大夫之重爲利權非恕也竟避匿不見聞長公持議平得大體介舟往觀之長公具儀從以迎公戒以揚州理而迎也者勿御

也賓客以揚州理而見也者勿見也每退食則問所
平反及治民方畧長公具以對大喜稱善爲加七箸
已而歎曰惜矣孺人之不及見也然子之能官孺人
死不朽矣久之治裝歸長公送之邵伯湖依依不能
別公固獨抗顏論政事娓娓數千言長公受而藉載
之其大旨依于忠孝深以宦成爲戒曰兒之報政無
憂貧矣家有積粟爲道路費自揚州歸謝賓客數月
而病使豫喪事書遺囑寄長公乃言屬纊之期期至
而卒公卒而青之人士走相弔曰公其猶有朴茂之
典刑而今已矣維揚士民亦曰長公治行方當課最

而遽以憂去其以奪我慈父也奈何於是姻人馮生
聞而悲之爲之論次其行事云嗟嗟士之行志何論
崇卑陳孔璋之管書記馮先生之收薛稅足自見矣
蔣公之治王田實兼此兩人夫蔣公非素席富厚也
躬見治生之難而獨好施以行其德爲後世開業以
取償於天若責左券此其所操不獨什一之筴矣姜
孺人所稱可著於內則語曰不知其母視其子三君
者皆彬彬孝友君子也

封吏部左侍郎松巖劉公行狀

先是少宰晉川劉公乞歸養時其父松巖公年八十

二矣朝議倚重少宰不欲聽其去松巖公思歸甚廢
七箸少宰請益力有詔予告三月松巖公聞之病良
已立起加一餐少宰衰且行入陛辭忽心動曰翁得
無復病乎歸而視松巖公果病也越五日而卒則屬
年家子馮生爲之狀公諱賓字尚徵別號松巖山西
沁水縣人曾祖載祖文住父得保贈吏部右侍郎母
楊氏贈淑人皆以少宰貴公少從師受書未成去而
習法家言試爲邑史典獄多寬釋獄有疑未決者公
憐而頌繫之其人逸去當以故縱反坐尋獲之得免
自是稍稍厭刑名又見諸曹耦抱牘熾趨視令願指

心益耻之因輸貲得冠帶里居與牛淑人課農桑督
少宰習經生業數年以例除剡城司權非其好也會
少宰以明經領鄉薦即解職歸已少宰成進士讀書
中秘迎公京邸既至置酒爲壽自上食食有加筮公
殊不自得曰何乃靡也卒令徹去惟留一箕器食驩
然安之居歲餘還沁會少宰給事瑣闥以直道觸時
忌出爲蒲城丞公聞之笑曰固知兒有此也移書令
之官毋傳舍視丞謂丞謫也而怠其職謫乃宜矣以
故少宰在蒲城二年忘其爲遷人尋以盧氏令入爲
刑部主事轉戶部員外郎考最封公如秩五年歷浙

江觀察副使督學政加封公如秩已而以行省叅政督漕事便道歸省適公與牛淑人偕七袞少宰捧制詞置庭中公拜受顧謂少宰草野中再被恩命不知兒所爲報矣踰年牛淑人卒少宰居憂終制再遷官至湖廣行省布政使以道遠不能奉公就養將請告就子舍公亟移書譙讓曰以而父耄耶而公健善飯亡恙也自是少宰不敢復言歸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畿南奉公之任時島夷跳三韓間天津戒嚴羽書狎至少宰日坐堂皇討軍實退而侍食公諭以邊圉事重毋內顧所部郡靈溢歲大侵道殣望於

野公坐無寧時數問其狀何若比少宰得請發漕粟數十萬斛設糜平糶所全活甚衆公大喜稱善博陵盜起嘯聚幾百人有議剿絕者公聞之中夜徬徨起歎曰小民困饑寒至此而以膏鋒刃寃哉少宰下令按兵無動已竟殲其戎首餘黨悉解散不問少宰撫畿南政旣成天子采中外望特拜左副都御史還理院事未幾拜吏部左右侍郎少宰念公春秋高欲乞歸養公又力止之曰吾極不忘沁柰兒孤上意何乃趣治行驅車先如都門時大司馬以東偏旣靖疏撫臣勞績以請詔予誥命蓋至是少宰暨祖若父

北溪集 卷十一
皆加恩如今秩而公喜可知也謂少宰曰始吾不欲爾歸者正冀今日耳若以寒士平進貴及三世大福不再與子隱乎少宰頓首受教既得請且行而公卒於邸舍計聞 上命所司予塋祭如例公美髯豐頰儀觀甚偉見者知爲福壽徵事兩尊人以孝稱每設奠率泣下對子姓道當時事則歔歔不能禁止頃少宰當晉二品秩願賜恩以被先世體公志也始少宰爲比部郎會有大辟疑未決而少司寇某欲以擊斷爲能名諸郎官唯唯莫敢堅對少宰獨持不可少司寇盛氣曰郎何據以爲當生少宰曰公亦何據以爲

當死不聽強掠治之誣服磔于市而少宰益復與時齟齬公聞之喜曰是不愧其官且不愧吾子矣又三年事白少司寇及諸郎官皆得譴而少宰之名大起少宰退而稱曰家大人之訓也公生平立名義重然諾少以貨市縉江淮間誤多入古人金立召而還之東鄰父貧困鬻所居已立券當徙公愀然曰吾與此老鄰數世矣不忍見其轉徙以去後數歲鄰父終乃爲其子購別室居焉性喜施予能佐人急歲計所入足自給以其羨市粟貯別廩以待里之貧者小歉則平直糶之大歉則即與之不收責如是歲以爲常其

自奉儉素能自甘即貴不改其初間出謁令乘羸馬
一蒼頭挾刺從令強之輿固謝不敢每食無兼味衣
不垢甚不更往少宰在楚使者至里門其人多鮮衣
媮服見公衣敝衣徒步間巷中率相顧疑而不信也
蓋公性恬澹無所緣飾凡事思自嗇以惜福不敢多
取於世乃其第祿壽考皆世所希邁彼所得於盈虛
損益之理深矣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一月十四日卒
於萬曆乙未三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二配牛氏封
恭人贈淑人子二長即晉川公東星戊辰進士吏部
左侍郎娶李氏封淑人次東銘侯門教讀娶王繼王

孫男五用相國子生娶韓繼霍用康邑庠生娶郭用
健娶李用儁用成孫女三長適庠生何遵海次適舉
人王洽次適舉人張洪猷曾孫男女各四人少宰公
將以其年月日奉公柩啓牛淑人窆合葬於祖塋之
次乃述生平行誼世緒屬不佞爲狀將求名筆垂不
朽謹序次其概如左備采擇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八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九

齊郡馮琦用韞著

祭文

祭葛鳳池

祭李成甫太史

祭二伯父

祭八叔

祭九叔

祭蹇太夫人

祭王太夫人

祭蔣夫人

祭新城王太夫人

祭王太孺人

祭宋太安人

祭外祖母

祭葛鳳池

嗟乎仲明竟長已耶我輩與君同薦鄉書十有六年
出入承明者九年前日之歡遂盡於此以君仁厚恬
雅雍容有度聲利不染心喜愠不形色望之者皆以
爲公輔之器後福未有量而一旦溘先朝露滿朝咨
嗟致疑于人理歸責于造化矧于我輩契如斷金言
如投水相隔幾日生死長辭從歡生悲悲來橫集從
悲憶歡歡緒不可復尋君歿之次日檢君遺書陳編
滿前君之手跡而我輩所商畧也几席尊壘君設具
而以饗客者也二三兄弟不遠具邇所少者主人啓

君手足耳目四體眩而具存所少者氣耳嗟乎仲明
人生世上不滿百年其仕宦交遊多不過二三十年
爲歡幾何悲亦稱之人命難期塵緣易盡人間事大
畧如此無足異者余所深悲獨仲明意若有遺恨而
一詞未訣耳人誰不死遠在京華後事託友芻家事
任僮僕九齡弱子僅辦哀啼夫人卧病經時旦暮死
生不自保重慶在堂賢昆在遠招魂設奠千里之外
嗟乎仲明何以爲心人當一身不保則萬事皆置如
君萬事盡可悲酸歿不受含意必在此君雖不言余
已悉矣惟是楸柎所以籍幹者庶無後悔夫人志在

同穴亦已載蒲圃之櫬以從爲君狀者門人黃君也
誌則不佞琦不敢辭墓道之石請介書求之于宗伯
必可得也君才未盡究其用文復未盡究其才要其
所存已有卓然足傳者請爲詮次使世人見之君之
嗣子標質不凡兄弟之子猶子也君有兄弟在何患
乎無父吾力所不能及則無如之何所可及者以引
以翼不敢有所靳凡君所欲言者卽不言吾已悉矣
吾所欲言者卽盡言君不聞也嗟乎仲明今日之祭
猶是向時杯酒殷勤之餘遺像儼然屋宇如故君不
爲主而爲客爲客而不知其一享否也死者吞聲生

柳海集 卷九
者惻惻所不忍言况甚於言嗚呼哀哉

祭李成甫太史

嗟乎成甫往歲都門之別遂成永訣乎成甫同去就一死生於塵世無所戀戀然安能無戀戀僕也別來十月耳不知何病遽至於此歿時亦復何言僻在海上海何從得聞之昨得陽生書至彌日不快竟夕不寢卽有以成甫病時狀歿時語告僕者僕復安忍聞之也成甫別時欲僕書數言揭座右荏苒久未有以相寄昨爲一書屬陽生致之而成甫已矣去秋告誡之語僕謹受而載之厚意不報則長逝者私恨無窮成

甫死僕尚復誰與語卽有語奈何令成甫得聞之言鬼事則吾所不知言人事成甫已無所用之矣嗟乎悲哉吾不患無參苓之品而苦無藥石之言成甫死誰復以言規我者茫茫世路知己幾人往歲亡敬卿仲明今歲亡成甫此皆後來之秀故是 國家可惜之人人之云亡豈但臭味相悼而已子淵無年伯道無後世皆以爲天之未定夫天豈有定與不定時直以受氣有厚薄而延促因之當其薄時造物不能厚當其促時造物不能延自裁自傾自覆吾不知其然吾不知其所以然其生也浮其死也休成甫素

精名理故當了了耳嗟我成甫語笑永隔寤寐死友尚若生平執筆涕流臨風氣結薄言設奠略見寸心成甫其享是哉

祭二伯父

伯父之歿以九月十二日更十五日而姪琦始聞訃既與弟瑗設位而奠又五日而值國慶典大禮有淚不暇揮有聲不敢出月餘事稍定乃始爲文哭之操筆欲書萬行俱下引聲將發五內先摧蓋慟伯父且慟吾父也吾父與伯父自髫年迄白首相與朝夕同飲食笑語者五十年而吾父卽世又六年而伯父

卒伯父與吾父別六年今乃同遊于九原也嗚呼逝者有知乎無知乎吾父與伯父同遊與否不可知而姪與伯父則生死長辭矣嗚呼慟哉猶記丙申之歲吾父屬纊伯父又已病劇卽吾弟季韞亦劇病也以兄弟至情存歿永訣而家人不敢使伯父聞之恐以父之沒傷及伯父以伯父傷及季韞耳伯父聞故而扶掖以來夫以偏枯半殘之兄哭幽冥不返之弟撫割裂垂盡之孤當此時天地爲之晦冥鬼神爲之嗚咽今日伯父至於大故而姪遠在千里不得與于哭泣之位吾弟斬焉衰絰襄大事而姪不得與相也以

北海集
今日伯姪之訣思當日父子之慟方寸幾何堪此楚
毒耶自姪免喪侍伯父左右忽而自慰忽而自傷不
見吾父猶見伯父也伯父卽病蹇澁猶時道舊日事
今欲見吾父生平所與飲食笑語者可得乎自髫年
迄白首事誰復爲姪言之者乎當姪之北來拜於座
前伯父以手扶之不及衣者尺有咫以十年久病千
里遠分寧敢必其復相見而且自相寬猶以一二年
爲辭嗚呼孰知此別爲死別乎自伯父之病而吾父
及大伯兩叔相繼卒伯父先諸兄弟病後諸兄弟存
天其有意乎以伯父之厚德而將食其報也以吾弟

之積學吾姪之穎出其能有成天將使伯父見之而
孰知竟不及待乎夫啓手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
伯父于世無所有餘亦無所不足人誰不生伯父生
前無所點染人誰不死伯父身後無所憂慮九月之
初猶有冶湖之約病革前一日猶與弟姪飲甚歡裴
公之時至則行伯倫之卒以樂死斯不亦安常處順
條然去來者乎世上浮榮有與不有見與不見豈足
動易簣一念哉姪以考績受制詞更五月復以
覃恩受二品之誥而弟德韞適同之德韞拜命而喜
姪亦喜已而低回泣下吾父贈也叔父封也乃知尚

書不如尚書郎遠矣嗚呼逝者而有知也伯父異日
可以自慰者當不減吾父而吾弟吾姪所爲低回泣
下者當亦不異於姪天地間功名可以自樹行誼可
以自砥所難得者親之年耳姪之哭伯父而不勝慟
也蓋亦慟吾父也嗚呼傷哉

祭八叔

嗟乎悲哉叔何往乎春初聞叔病狀深以爲憂僮僕
繼來皆謂小愈奈何一旦遽至於此前日報書遂成
絕筆前年餞送遂成永別即使姪親視舍殮已隔生
死况復遠在千里又阻河山嗟乎悲哉叔何往乎世

間聰明才辯原自不乏而叔遠紹聖真潛心性命世
間高談濶論止辨口吻而叔實學實行獨在倫常適
軸之士抱真自樂而叔居同畏壘道存善俗縉紳勇
退多因倦游而叔方舉孝廉已決高蹈賦性剛直濟
以溫克見理明徹體以真純布衣蔬食絕其分少蓄
德甚厚自奉甚薄孰是人斯不得半百天道福善我
不敢知屬纊之日士歎於邑農泣於野行道之人亦
爲酸鼻叔當壯歲頗憂嗣息載生載育二惠競爽未
勝衣冠已嬰衰經當其眷戀幼孤顧惜短景以孤託
兄以家託姪姪讀來緘且爲腸斷使在左右何以爲

心叔立嘉會命曰敦睦謂我諸父本自一人二三兄弟不遠具邇宴語既洽商畧家政即使今日行葦勿踐萊萁遍插其在四坐已少一人况此好會亦將廢壞事有得失於誰取衷門祚衰薄達人先殞嗟乎悲哉叔何往乎前歲請告叔常顧我聯床夜話互有長益隱微衷曲無不布陳尺寸之過亦見督訓山林藪澤屢奉清游謝安携姪王濟得叔比謂暫別行當來還回睇山川終歸杖屨何期今日叔成古人姪卽歸來誰與游者忠言相長復望何人寤寐典刑追思笑語總爲陳跡空對遺編稍存彷彿惟此而已叔生平

之契外則朱公內則不肖姪之視叔同姓師友叔視朱公異姓兄弟比皆宦遊生死長辭當其彌留能無北望無復見叔思見所與見其所與轉益悲傷姪之憶叔終無了時不知冥漠之中還見憶否嗟嗟相悲相憶是謂人情旣曰人情因人而有人旣逝矣情復何依故當超然曠然永同南面非但不必憶姪兼亦不必憶兒余父余母已受至託琦雖不肖亦殫厥心其能成立叔之靈也若其不效姪負叔矣存歿之歎傾竭於此投筆掩面痛復何言

祭九叔

北海集 卷之九 三十八
悲哉乎叔也其以爲家興廢也悲哉乎家也其以爲
叔生死也當叔析居時廩無餘粟出無乘馬修故業
而息之勤力操作佐以節嗇用能豐殖其家爲德於
鄉其出粟於鄉人樂歲凶歲無二價其入也或取或
舍或遂予之卒之日環其鄉無不案歎太息者此所
謂好行其德死而民思之者耶叔以士兼農農兼賈
賈兼漁漁兼獵當其治亭榭修陂池種花樹養魚鳥
騁駿馬逐原獸其樂足以忘死然亦以積勞而病病
且起而視其家廢落則復困頓以及於卒嗚呼悲哉
何至是乎自叔之沒花辭條鳥辭籠馬辭櫪陂池亭

榭闐若無主哀哀兩孤憑棺而泣猿狖悲啼流水鳴
咽蘿月如故蕙帳已空叔生平精爽竟歸何處人亦
有言每過中年與親友別數日作惡况乃親以骨肉
別以生死其爲淒痛何可究言追憶往時在湖同舟
在原聯騎且飲且食且笑且語忽若旣夢而寤不可
復尋越在千里不知卽遠定於何日兩雛近日能解
世事否能執箕裘不墜先業否叔之係心無過於此
以此藐孤託在諸叔諸叔慷慨不侵爲然諾孺子何
患乎無父如姪力有可及自當以駑鈍佐之平泉之
戒乃在一木一石晉公且死自謂死且不恨獨恨松

嶺未成繡尾魚未長人有好而情以之情有所鍾死
生以之以古揆今叔其猶有戀戀耶事有大於此者
則諸叔任之不以憂逝者矣

祭蹇太夫人代

嗚呼有濟惟源有衍惟川含醇長世韞采開先譬之
蘆蓑厥有豐年我儀哲人其惟母賢始自望族嬪于
儒宗施無餘裳家無宿舂婦有蘋藻既虔既供婦有
簪珥惟以御窮薦以惠溫婉婉其顏姑謂貧家得婦
而歡祝婦異日娶如婦賢自內暨外用無間言克相
夫子既順而正奮跡賢科施於有政傳家一經受國

三命奕世蟬聯惟母餘慶詘不獨羸貴不替故或澣
或否職思其度豈無紈綺而躬荆布先姑之思不愆
于素用如不盈施如不給我倉我庾以周緩急內宗
外宗以逮遠戚庇其德宇既睦既輯歲亦大侵閭井
無烟閔其轉恤以粥以醴扶攜瑣尾嗟來一餐野有
暴骨解橐葬焉茫茫鬼神若有若無精誠所篤若荅
若孚悃悃心目寢寐告符以茲勤信敬供不渝哲嗣
建節大奮厥功績茂邊陲名垂鼎鍾亦有金昆大宮
是供婉孌弱季冠冑趨風鳳雛翩翩鳴鳩在桑厥心
則一厥德用臧展如之人第祿爾長胡天不弔靈萱

殞霜疆場之事五兵是司匡濟艱難敢圖其私忠畧外揚孝思中違忽承遠訃涕泗漣漣曰自弱冠違養從官中間覲省一再堂前有不得見二十九年會言有待胡寧弗延嗚呼哀哉某等奉令守官夙承嘉則遡德知源怛焉心惻六師隕涕豈伊私戚設奠陳詞靈其來格

祭王太夫人

運符名世朝登碩輔山川出雲爲時霖雨於惟夫人實惟女師鼎鉉之業式是母儀厥初奮庸以及爰立奉母而出亦奉而入翟服橫玉以充庭綵大官之賜

以備滄瀛入而承歡出而造膝言如投水政如調瑟孰不爲子兼孝與忠孰不爲臣兼始與終母之就養碩輔將之母之懷歸碩輔康之子也令名母也完福曾是菽水遽悲風木道光彤管慶流黃扉鬱彼九原含笑長歸某等綸閣參侍詞館從游樂樂素冠爲我心憂臨風致奠侑以哀詞桂漿蘭籍靈其鑒茲

祭蔣夫人

於惟禕靈出自望族闡德風揚令聞蘭鬱于歸鉅公言結其禕載淑其儀允迪前徽椎髻操作鹿車共挽德耀少君其則不遠夫子筮仕司理維揚誰其佐廉

擁驢負箱，有美蘭臺，踐履華要，夙夜在公，雞鳴以告，孰代天子狩于晉陽，誰代夫子有母是將，貴而能貧，約而有度，豈無綺紈而躬荆布，劬勞以瘁，尚勤于家，勿寧藥餌而問桑麻，圖史長違，總幃虛列，哀哀藐孤，悼心泣血，嗟爾夫子，痛而憑棺，中宵霰集，悲風夏寒，某等誼託姻親，情關休戚，孺人云亡，爲我心惻，不腆之奠，侑以誄辭，神理如存，尚克鑒之。

祭新城王太夫人

太夫人豈所稱備五福者耶，至於今而始考終也，縉紳間稱母儀，壽考無如海豐楊太夫人，子孫貴顯無

如姚江孫太夫人，若太夫人福壽實克兼之年，登九袞庭，列五世簪笏盈床，門施行馬，自卿貳詞館臺省，藩臬以及郡縣，無所不有，有孫夫人之子孫，而境加順，有楊夫人之壽考，而祚加衍，其在今世未嘗兩見也，夫福與壽及子孫貴顯，故係得天豐嗇，無足異者，吾所歎服，獨以溫厚恭儉操趣，若一官無失職，士無失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風，以建慶之篤，慎守沉默之炯，戒符茂弘之地，望奉柳氏之家法，非太夫人慈訓，何以有此始，太夫人相太僕公，以顯太僕公，以死勤事，卒於貴竹，太夫人間關萬里，不自意全寧，遽謂

抄

蟬聯玉映充庭漸階有如今日今日歸九京而報太僕公亦可以拊手含笑長無遺憾矣不佞仰止德門託在姻戚一介弱女庶幾長而奉蘋藻自結姻以來竟未得登堂一拜弱女又先太夫人以死今日之事不以慶而以弔不以棗栗而以椒漿兼葭易摧薦蘿先殞每一念至若刺于心對懿親之几筵悲亡女之寒隴楚江芳芷粗可薦陳蜀道哀猿不堪躑躅反袂拭面涕泗縱橫敷臆陳詞靈其來格

祭王太孺人

嗟嗟太夫人其遽已耶自太夫人歸封公以婦德聞

里閭封君連蹇不第太夫人斥簪珥佐之且從旁慰藉順適其意手荻編以教諫議君卒成諫議名蓋東海之爲婦若母者皆以太夫人爲程人謂太夫人福壽且未艾則胡以卒然遘不意耶方主上更化之初也言路正塞廷臣熟視莫敢先發諫議君奮然以身爲倡論罷不法大臣天下以此知上意所向而後脫大奸之距朝廷肅清諫議君則又上書請釐科制重名器朝入旒黻之耳而夕播薦紳之口天下靡不仰諫議君之賢而諫議君顧退而不敢當曰母氏之訓於是海內無不知有王太夫人矣嗟乎嗟

北海集 卷九
乎何以死哉聞太夫人之就養也與諫議君別久矣
兼道而進晤於邸中持諫議君泣不能自止也而遽
以病嗟嗟別以三年行以千里不能博一日舞綵之
歡而已宛轉床褥二豎爲災妖夢是踐獨得一面爲
永訣而且暮哭臨躬自上食耳嗚呼存者沒者何以
堪此耶夫理有必至事有固然處必至之勢而以諫
議君爲之子死且不朽世固有一詞未訣含殮靡親
者視諫議君之情何如也嗟嗟太夫人可以無憾諫
議君亦可稍自慰矣其等於諫議君稱同袍兄弟聞
太夫人至方擬致一觴之獻以爲壽忽乃易慶爲哀

徹享而奠執筆陳詞淚淫淫下矣不腆之祭薦其明
信太夫人其享是哉

祭宋太安人

代家君作

祠部行義類陳太丘誰其相之厥有好逖牧伯弘雅
類黃叔度實惟慈惟教自童孺敬饁如賓德誼勸勉
類伯鸞婦而夫則顯平反宣訓牧伯承歡類不疑母
而子則寬豈無文綺而衣澣濯豈無婢僕而身操作
煌煌 綸綍亦貴于躬處豐彌約在貴彌冲人實有
子母卵翼之豈惟翼之又訓迪之人實有母母供養
之豈惟養之亦克葬之藁砧旣捐芝蘭亦什穆伯文

伯悲哉朝暮以蒸以嘗惟孫是將曾孫繩繩母也不
亡其少當不造煢煢在疚宜室宜家幸託華胄翁也
是師母也是依飲之食之教之訓之母德未酬忽焉
長別爰及兩甥腐心泣血總帷宵徹素輶晨興悲風
蕭蕭墓樹霜凝舊宇長違新阡是卽薄言設奠彷彿
來格

祭外祖母

自癸未辭太母而薄遊不意別至今也又不意自今
而爲永別嗟乎痛哉太母之視內外孫無以異也別
而日夕念之至今歲春而病病而念甥益甚日未嘗

不數數問也所親冀寬旦夕則謾之曰已東裝矣以
其日就道矣太母喜爲加飯居久之不至而始知其
謾明知其謾而日未嘗不數數問也甥聞之亟圖歸
計而猝猝不得聞此時謂甥歸者謾耳然果以此時
歸則尚可以一見今甥真歸矣而太母不及待也嗟
乎痛哉太母之計以四月朔達京師再旬而有亡女
之變悲不自堪爲詩曰兒痛母有母母痛兒有女強
欲寄家書涕淚不成語當事者讀其言而悲之其乃
始得請也自其東歸拜母堂下母未嘗道太母病中
狀其過亡女之墓而未敢哭也母不忍傷子意子不

欲傷母意語將及而輒易淚欲下而強收昔以母子不相對而悲今以母子相對而悲耳嗟乎痛哉某去故鄉十一年而歸姻戚故舊少者壯壯者老骨肉至親大半凋謝舅卒于汴隔二千里太母之歿去某歸期隔數月而皆不得見登太母之堂拜舅之墓見素棺與封土耳追憶少時婉轉懷袖小坐膝前顏色笑語宛在心目而渺不再得求之夢寐若存若亡起而瞻其像像弗肖也讀鍾淑濂所爲狀則儼然肖矣雖然吾終不忍以肺腑之情肝膈之痛而求之紙上蓋吾嘗以吾郡有大賢人三而非阿所好也外祖居鄉

似王烈舅爲政似劉寬太母之誠篤真至求之近代未得其比凡所稱賢淑大畧有名與迹太母之品確在近代母儀婦行之上而無名與迹可尋常欲模其行事而不可得卽模之而得則猶之紙上也獨且奈何哉人世之隔無如生死然精神所至則幽明可通故有雖隔死生猶然相待所待不至極不爲行友朋如此何況骨肉太母卽遠原以九月弛期而更爲日待甥耳甥在斯矣太母亦知否當其病時思一見甥訣一詞而不至今卽千百言安得令太母聞之執紼設奠亦復何益亦聊以盡甥意而已

馮琢庵先生

十九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

齊郡馮琦用韞著

祭文

祭楊封君

祭顧宮贊

祭閣學陳公

祭王封君

祭大理丞黃公

祭張封君

祭鄧封君

祭馮封君

祭范含虛

祭玉壘陳年伯

祭宋鑑弦母舅

祭王蓮塘

祭陸敬承

祭楊封君

羅浮之野，夙號地靈。篤生令人，爲士儀刑。少負雋聲，雅志緗素。經明行修，期于歲暮。海陽文學，德秀是師。飭躬作範，潮人化之。解組而歸，其用未究。式穀似之，克昌厥後。公旣龍蟠，嗣乃鵲起。入承家學，出綜國史。校書天祿，起草明光。青宮翊贊，紫禁回翔。再命旣頎，五福未艾。子方歸養，公年不待。凡我詞林，實同忻戚。薄言設奠，臨風沾臆。

祭顧宮贊

公家司馬，命世稱賢。長發其祥，鳳雛翩翩。早歲來儀

北海集 卷三十一
九苞散翮、東觀細書、鑿坡瀑直、乃晉宮贊、乃參講僚、
啓沃廣厦、羽翼東朝、遠厭承明、堅請休沐、給傳言歸、
碩人之軸、遊心于澹、返服之初、南陔樂只、東方晏如、
石渠久虛、金甌待卜、未返遵鴻、已傷弔鵬、悵失國華、
悲纏朝列、何知疇昔、遂爲死別、風流邈矣、河山間之、
生芻一束、侑以哀詞、

祭閣學陳公

先皇御極、昇公政本、天下猶謂公延登之晚、而不知
淵蛭蠖濩之中、所以光輔 帝德者、已遠、公大拜踰
年而四疏請去、天下惜公懸車之遽、而不知廉頑起

儒之標去而彌著也、事 肅及 莊先師而臣宣麻
禁秘祖帳、都門鳳覽、德而甫下、鴻潛舉以離塵、照鄰
始庶知幾其神、我儀圖之、其惟古人當其蜚聲、雞林
振跡、鸞掖四部七畧、高文典冊、類楊子雲之校書、而
棄其僻、虎闈論道、鶴禁談經、國士胄子、惟公是程、類
桓太傅之稽古、而遺其榮、詔媿弼違、以匡衮職、出順
于外、我后之德、有宣公之論奏、而不著其跡、垂紳正
笏、一德和衷、四海安瀾、六合同風、有召公之夾輔、而
不尸其功、難進易退、機決識洞、師留侯之勇、而享年
則永、黃髮番番、優游林泉、齊潞公之年、而有子則賢

彼陳之三堯克世其家惟震器之濟美肆鳳采而蘭
葩蜀之三蘇式稱哲人惟翰學之啟沃行繼體而秉
鈞天眷明德亦孔之厚為時甘霖為國黃耆 詔使
下存同朝獻壽天下關其隆替四夷問其安否固宜
誦樂只以無期歌抑戒而彌久也云胡厭世騎箕上
列豈維嶽之精散抑中台之星折 帝悼良臣士慟
前哲蓋世間純全之祉既畢集於厥躬而沒後哀榮
之典亦咸備而罔缺嗟神爽其何往紛芳徽其未絕
配岷岳以等峻挹錦江而比縈某等辱以後進託在
世講雖萬頃其未挹亦千仞之可想人之云亾吾將

安仰慟執紼之無從臨悲風而憤恨就靈宇以陳詞
庶洋洋其來享

祭王封君

惟公世濟明德蘭芬玉度含華隱曜守其純素斤斤
先程不失跬步捐貲趨急折券棄負譽望風揚仁義
所附懷惟珪璋衣則褐褊好行其德以恢于家篤生
哲嗣鬱為國華茂膺鸚荐大對公車委佩銅章危冠
觸邪英英風節播于幽遐績用孔昭 帝則汝嘉乃
賜之命榮以簪組公寵受之皇皇章甫長君出守在
漢之滸郎署回翔不遑將父瞻雲永嘆三復陟岵宜

北海集 卷三十一 四 三百三
其永年慰此遐思云胡一夕大命淪澌松蘿無色猿
鶴鳴悲日慘丹旄風吹總帷哀哀棘人式遄其歸某
等誼在世講實同休戚聞公哀訃潛焉共惻哲人云
亾鄉閭曷式薄言致奠臨風傷盡靈之洋洋監此悃
臆

祭大理丞黃公

惟靈含華體哲懷瑜握瑾行無軌迹心無畦畛公車
對策江邑製錦茂明庶政以康羣品既馴春雉乃厲
秋隼朱帷霧塞白簡霜凜按行朔野聲馳外閭窮荒
緩帶全晉安枕中夏氣舒左賢謀寢惠我東國風裁

靡抃總總百邑惟公是軫明明三尺惟公是謹一弛
一張或搜或引今肅秋濤政清殛本有赫皂囊簡在
玄袞乃陟廷理五刑惟允園扉以清肺石靡隱荃胡
不居嬰此疾疢霜露既零被于椒菌風流已謝芳徽
未泯寒雲倚薄涼颼淒緊孤櫬宵征朝紳同愍某等
久荷覆露彌仰標準臭擬芳蘭悲同朝槿生芻致奠
有涕斯隕靈之洋洋鑒此素悃

祭張封君

惟靈少秉高節質行力田其業不遷而以永年一丘
一壑懷玉抱璞匪雕匪斲以完其朴百年樹德既實

既秀亦孔之厚以昌厥後鳳雛踴踴蘭署是翔帝
命斯皇童服以光公寵受之條然林麓無改初服宜
其遐福大命不居溘焉淪澌丹旒素旂式遄其歸鳴
呼哀哉玄化既隱聲利糾紛公返於真孰維而淳斯
道已亾喟焉疚心重以世誼太息彌襟我酒既馨我
歆既陳靈風森森來格來歆

祭鄧封君

惟靈孕奇稟哲經明行修鬱爲時髦譽起南陬董生
之書帷常下揚子之奇字兼收方擬掉文場之鞅挾
藝苑之輶而竟千金未市三獻不投衆方抑首扼腕

以悲其遇翁獨夷然而忘其不讐聆蜀山以寄傲步
中江以夷猶式其廬者鄭真之居谷口耳其馨者徐
穉之在南州乃啟祥於嗣公若大衡與天球都亭攬
轡塞上鳴騶運玄畧於帷幄制黠虜於縹韜諸引弓
之國鳴鏑之衆靡不叩關而格音回面而寢謀天山
息霧瀚海澄流邊人用息肩于嗣公之宇下而長無
虜憂封章荐逮帝寵既優豸繡金章足明適意而
翁猶蕭然北山之芟製嚴瀨之羊裘嗟素節之高厲
宜引年而增籌何捐館於一旦溘御風而上遊以翁
之達觀處死生之常數亦復何憾而以嗣公爲子雖

北海集 卷三 三十七
死且不朽當亦有樂乎斯丘惟是嗣公之去西人靡
恃無不泣白日而悲清秋南陽藉禹吳郡思攸征幘
渺以信邁淒風交於素旂某邊人也不能悉翁生平
大凡而獨以享其利者之德歸之貽謀痛執紼之無
從寄素衷乎一占

祭馮封君

嗚呼先生天啟淵哲倜儻負竒振此高節少辟功曹
棄如敝舄仁心爲質狗人之急人或負公折券棄責
好行其德以亾其業貧亦何病夷然不屑乃撫長君
是訓是迪鳳雛翩翩亦修其翮掉鞅詞場萬夫辟易

蜚聲雞林振羽鸞掖帝賜之命童服有奕被此光
榮守其純白乃辟拙園脩脩林樾蔣生新徑謝公故
履室有餘清座無雜客一酌一詠于何其適荃胡不
居有此泉石乃捐館舍遠卽窀穸猿鶴悲鳴澗流淒
咽秋山收雲春林罷月哀哀長君腐心泣血百年長
違一詞未訣蕙帳已空蘭籍虛設容輝杳矣清芬靡
絕某等長君同袍寔相朝夕忽聞哀訃臨風太息不
腆之奠將以束帛監此素衷庶其來格

祭范含虛

梗楠杞梓惟豫章材豐城雄劍光矚斗魁有美巨麗

補
印
繼

道

並集燕臺瑞鍾鳳沼價起龍媒奮跡清華棲志澹泊
 胸蟠四部手披七畧上林同工國子遜博曾是長離
 而嬰繒繳温温恭人厥德粹矣芳蘭當門世所忌矣
 于臬于藩公往泄矣十年外僚諸艱試矣在閩之陽
 在洛之滸泱泱大風于齊于魯文章政事餘勇可賈
 如公兼才益可指數相彼振鷺聿翔于雍匪怒伊教
 六館從風乃陟端尹三命滋恭橫經論道羽翼儲宮
 石渠弘敞總國三史 帝命伯夷典朕三禮不競不
 練垂紳端委神人允諧清和咸理人皆謂公旦夕揆
 路未作秋霖已先朝露國隕老成時方多故曾不憖

以光天步

沙

遺以光天步先君與公同薦春闈先君亾祿公亦長
 歸松楸寂寞風雨淒其思我父執涕泗雙揮宿以後
 進叅侍耆舊忘分忘年自宵及晝曲席而談如鍾斯
 叩余也醢雞公發其覆余與劉公退而後言公神嶽
 嶽始將百年公時詫余已握真詮曾幾何時遽返九
 原公竟何歸大江之側嗟我浮生大海之北江海易
 合生死永隔薄言致奠公其來格

祭玉壘陳年伯

稽古世臣伊陟在商玄成嗣升漢業以光我朝公卿
 亦多濟美代掌 絲綸惟公父子公在詞臣夙稱冠

冕有如國僑博物閱覽執經旃厦袞辰日臨如趙師
民勸講獻箴一代國紀類公總緝有如吳兢一時直
筆 帝采群望俾公登庸有如魏國自許朴忠不隨
不激氣凝識洞正色端委如勃厚重 先皇潛邸文
端是詢公侍 今上學焉而臣文端甫相奉身以退
公亦三載而薨于位再世相國再世帝師風雲旣和
霜露間之嗟公之遇世未一觀嗟公之才百未一究
寰宇多故中外九關人之云亾孰濟時艱 天子曰
咨奪朕良弼慘慘群僚潛焉涕出乃晉穹階乃營玄
宮易名備物恩禮始終某方宅憂痛心疾首無父之

孤哭父執友公與先公契合交聯進旣同籍沒亦同
年公念舊好使來歸賻書猶未達已聞公訃夙在講
幄奉公指南衣冠晝接燈炬宵談舊事堪憶音徽長
絕瀕行數語遂成永訣公沒燕山公歸蜀川蒐銷望
帝涕隕哀猿人世之別間以生死不腆絮絮敢告知
已

祭宋鑑弦母舅

嗟我舅氏豈其遽已頃聞臥病謂可強起嗣有傳言
尚在疑似是邪非邪竟果然矣臨風涕淚載牲陳几
招魂設奠彷彿千里嗚呼哀哉自我外祖生爲人豪

北漢集 卷二十一 九 三百七十三
百年植德陳義最高以迄於公令問彌昭齊魯質行
公建其標誠貫金石氣靄雲霄瞻其德宇鄙吝以消
大對公車初令於宿洪水滔滔民無半菽公曰其咨
予寔爾牧不腆之俸爾饘爾粥我倉我廩以輸爾粟
不有宋公淪胥以蹙遷秩戎曹視師塞下組練橫霜
旌旗縟野使節繽紛持衡蓋寡魯帶可求衛纓已假
誰其無染惟宋司馬束修之問亦無受者鬱彼淮陽
實枕大河公之出守衝風揚波宣房旣築瓠子載歌
誰能徵發而無煩苛敷政優優民是以和陂阨如雲
公勞寔多增秩賜金 帝知我勩乘傳以覲挂於苛

議奪公九秩沉在下吏逡巡奔走無改夷粹何升何
沉亦不屑意畿北河南諸艱歷試歲中三遷乃陟亨
衢望我舊階紫綬以紆宛彼洛陽爲天下樞譽望風
翔惠澤雲敷民亦寧止公貌則癯食少事繁以殃其
軀嗚呼哀哉兩典名邦家如韋布居無爽塏衣仍褐
袒何有何無不愆于素無小無大遜公雅度孰是人
斯遽卽長路茫茫大鈞疇知其故孰不有死在天一
方吉往凶歸孤櫬宵行丹旒蕭蕭行雲蒼茫垂白之
母雨泣於堂生養其志歿遺以傷死別吞聲鬼亦傍
徨某也聞訃痛心疾首行則吾師親則吾舅當其臥

榻靡問安否當其屬纊未與啟手執紼靡從寸心何
有九原不作何謝茲負已卯之歲余始東歸比屋而
居時歎荆扉脫粟之飯侑以蕨薇披我素襟啟我金
徽談詩夜分清露沾衣昔不暫捨今當永遠人琴兩
亾涕泗交揮我送舅氏灞水之滸蕭條古寺淒其風
雨舅執我手悵未能去明年覲王會於茲所孰知永
訣且復笑語別如俛仰杳矣今古嗟嗟舅氏與世長
乖蘭觴不御總帷自開青天夢夢白日西頽望斷齊
山恨阻燕臺淚與冰凝悲逐風來陳詞不多惟以告
哀

祭王蓮塘

嗟乎敬卿十年交誼遂盡於此乎僕非爲世惜才爲
身惜知已數日以來隱軫鬱結不能自喻于懷者獨
以公款款朴誠耳公磊砢多英其文高曠而有氣其
意純法古人有矯世俗而孤往之思此皆世所不易
得而僕所爲深痛者不在此夫世未嘗乏才也曲不
高行不獨亦何難於知已天下所少者正以質心質
行無纖芥可疑如敬卿者耳憶昔儻直禁中長日對
談疑難相質篇章相和異曲同調如塤如箎雨餘月
下閒步相過啣杯聯席趨朝並馬火城未曙禁鼓已

巖連翩以馳如形如影竊謂同在近列可長相保以引以翼並奮清朝如味得和如弓得比而公溘先朝露頓成隔世書劄在笥衣冠在陳前歡已往後期永絕同心之痛如何可言以今訣別思昔笑語言不違心行不違言始終十年無一妄語無一僞事世道交喪煩縟宛轉質心質行如公者當復幾人而公竟死乎上有老母下有稚子百年之身忽焉已盡千秋之業鬱而未成敬卿苦心亦何可道者公之將歿呼其所知表屬馮生誌屬蕭生草已具矣家居行誼多所未悉畧記所聞多缺疑亾褒詞不敢以僞事公故也

公有遺文請輯而傳之傳不傳不可知心不忍使公遽泯泯耳公有遺胤遠在千里緩急不相及如可爲力不敢相忘嗚呼敬卿不腆之奠尚一臨之食設不御酒盈不酌公之靈爽竟何往乎十年交誼遂盡於此嗟乎痛哉

祭陸敬承

嗟哉陸生遽歸冥漠高山輟絃延津銷鐸與子生別不勝間闊與子歿別能無悲愕寒日淒緊林飈倚薄白髮飄蕭素交零落中秋之夕夢于南來知君已歿不忍嫌猜欲問子故恐子驚回乍如欲笑忽若含哀

北漢集 卷三
三百七十三
殘月在牕風帷自開彷彿丰神流景徘徊爾其託跡
曼倩寄心元亮達士遺形至人不相神龍難羈澤雉
自王小事近踈大言近放耽臥似嬾縱酒似曠談天
炙轂世或未亮乃若識洞千古學擅百家氣涵雲夢
筆漫若邪矢口江河揮手雲霞立簡居要有大非誇
世矜雕龍子誚鳴蛙展如之人惟邦之華知子文章
十人而七知子經濟百人而一祀天未隕周緯是恤
北斗闌干仰天涕出欲披閭闔何由造膝苦言不入
其言則疾我儀圖之惟國之初惟高皇帝爲當世
模乃推祖德慷慨上書其意則苦其言藹如忠擬

更生謹如敬輿約本自牖戇匪牽裾叛卒披猖驕虜
助逆借筋上前爲畫三策野兵不擊攻城何益夷吾
江左頗牧禁掖邊臣謂子儒而兵革子謂邊臣夫而
巾幗詞臣所兢斤斤操觚子抱雄畧侃侃矢謨世艷
近列子請留都已之留都子曰歸歟公孫相漢季膺
歸吳優詔再遷君遂五湖憶昔餞別淋漓杯酒子
獨沾纓顧謂諸友世事如此吾將田畝今日之別知
復會否與子同心况未白首安得不祥急掩子口妖
讖是踐哲人亡祿尼父泣麟賈生悲鵬昔者相見在
越再宿今日九原渺然空谷遺容在臆遺札在牘語

北海集 卷二十一 三十三 四百五
不可聞書寧忍讀。茫茫多故惟子料矣。耿耿隱憂惟子告矣。我有旨蓄必子召矣。調笑之來亦必報矣。我有疾苦子相勞矣。子有兒子我哺抱矣。居則比屋出則聯轡。詞或同調。情如同氣。施及先君歡同把臂。忘分忘年陶然既醉。棋或爭道倦即同寐。何知爾我幾忘天地誰無朋友。誰非過從。名齊不忌心遠能同。而子吾子吾翁若翁藏環何在。當尊已空先君之思及汝阿戎俯仰存歿慟哭悲風自子之歸青山流水對酒徵歌二難四美自我之歸荒廬是倚瞻望越江不聞尺鯉子即踈曠豈應至此。我以憂生子以樂死生。

而相憐歎忍相捐。我聞子計爲汝悲酸。子知我懷爲我永嘆。汝棄塵世白草黃泉。我失良友白眼青天。嗟哉陸生生歿永隔。二三兄弟實相朝夕。生者各天。死者幽窆。獨從千里。薦此絮炙。杳無音響。誰爲主客。豈爲吾黨。爲國家惜。嗟哉陸生生浮苑休。萬古一骨何短何修。彭殤旦暮。天地蜉蝣。生不足戀。歿不足愁。今惟陸生古惟莊周。仙仙歸乎。樂哉斯丘。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一

齊郡馮琦用韞撰

啟

謝當道 代父

謝叙進 代父

賀蔣蘭牕 代

謝薦 代

候王相公謝文

候申相公

賀內閣考滿

易州到任候內閣 代父

賀元旦 代父

候王相公 代父

賀張總督

賀王相公

答徐中庵

答楊磐石

答王康宇

答王見峯

答顧總督

答王荆石相公

答鄭撫院

與王見峯

請余老師

與海防萬丘澤

上林老師壽

答蜀中丞

寄王對南年伯

答黃侍御

答寧夏撫院

修城小引

附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修城小引' section]

謝當道

代父

某原非世資向乘人乏備員巡徼從事和戎乃緣九
 市之成再承恩紀遂於三年之內兩晉官階人皆
 謂分量之已逾職亦知陞遷之太驟終難稱塞遂至
 顛躓何期茹納於台垣復見明揚於廷議上有知已
 何下吏之敢辭後無曠官庶前愆之可補爰從下里
 出守南州治未效於烹鮮官敢希於攬轡永言疇昔
 重爲關塞之遊拔自沉淪益識陶埏之厚雲天在望
 覆載惟均既奉簡書敢遑與寢顧瞻秦隴當群黎
 凋瘵之餘聯接洮河正襍虜往來之路鴻鴈之哀鳴

北海集 卷三
載道犬羊之變詐多端猥以沉滯之才處此艱難之
任彌切守官之懼恐孤使過之仁敢不勉竭庸愚仰
酬知遇體 朝廷之德意奉 廊廟之謨謀庶幾遠
依槐棘之陰或可近責桑榆之效

謝叙進 代父

伏念某本以虛庸中遭棄置仰荷拂拭復在使令屬
當秦隴之間洊值旱蝗之歲邊圉救荒之策未舉二
三 朝廷使過之仁寧酬萬一敢徼福於失馬之後
寧望遷於得隴之餘何期叙進之 明恩謬及踈逖
之下吏三更歲籥兩拜 除書山川無改於昔游章

服忽同於舊秩況小子既叨塵於侍從乃卑職復忝
列於藩維父子並陟榮途頂踵皆歸大造念 楓宸
之簡命本荃宰之甄收于藩于宣盡是銜恩之地蓋
高益厚未知報德之年惟冀永耀台符茂膺 帝眷
鹽梅麴蘖治平長賴於燮調保障繭絲趨向尚煩於
指示

賀蔣蘭牕 代

茲者朱明當令蒼紱屆辰比上壽於南山欣陽德之
居大夏懸孤忠於北斗仰正人之在 朝廷兩社關
其重輕百僚在其陶鑄蓋惟昌明大有道之世乃生

者碩不二心之臣得全全昌上天篤其純嘏景行行
止下土奉爲儀刑豈但吾黨錫光抑亦朝紳鳴豫某
謬以葭莩之末比於槐棘之陰仰荷提携游蒙叙進
祇膺新命頓復舊階量逾飲河遂有歸休之請恩
同酌海其如報稱之難敬託魚箋恭伸燕賀中書再
考益高麟閣之勲奕世三公終合鱣堂之兆

謝薦代父

頃接邸報叨與薦章惟至公至明之持衡宜群力群
策之畢舉觀所爲主昔願附於執鞭舉乃所知今幸
蒙於推轂難酬高厚自顧驚慚伏念某才未通方慙

非諳世始由平進中值數奇狎麋鹿之群已甘濩落
無蚍蜉之援可以攀躋翼雖起於榆枋材終同於樗
櫟志灰小草官積前薪何意霜臺亟騰露荐十年出
塞未輸橫草之勞一夫當關謬與采葑之末借鳴鳩
以羽翮文斷木以青黃恩比二天重逾九鼎敢馳奏
記仰候崇嚴故人知君薄悃未陳於此日國士遇我
隆施願載於窮年

候王相公謝文

伏以政秉國鈞四海仰如弦之直文徵家乘一言增
若袞之華寵賁先人榮施來裔恭惟相公閣下靈鍾

北海集 卷二十一 三百七十六
昂宿道衍河汾啓沃講帷夙著揆天之藻燮調綸閣
式隆熙帝之猷上忠久簡下宸樞大業獨先于
國本片語有回天之功滿朝歸夾日之功傳信
傳疑廿載執螭頭之筆成文成象一時宗牛耳之盟
何意寒微敢邀製作念丘封之久翳悲松檟之成行
身雖羈於使軺夢實馳於親壠乃履鼎呂之重賜以
琬琰之章黃金可銷知斯文之不朽白骨未肉沾餘
潤以猶生蓋聞有言必酬無德不報故士之伸於知
已卽身亦可以許人惟有紀載傳世之文出於知遇
感恩之外德厚並施於父母稱塞難罄於子孫得之

若驚感深欲涕望三台而頓首奏尺牘以宣心百世
有徵惠已逾於拱壁九原可作報豈忘於銜環

候申相公代

頃以驕虜渝盟衝邊告急廟畧普收於群策薦章
謬及於非木念惟九列之明揚實本三台之汲引銘
心知感撫臆難酬舊緣塞上之驅馳粗見虜中之機
變欲陳固陋罪莫大於侵官仰辱甄收士固伸於知
已逖聽盈庭之議爭談出塞之師奉社稷之寵靈
憑廟堂之指授雖使先聲所至可收不戰之功乃
自上古以來未聞必征之策越從款貢久戢干戈將

史之遷調不常。邊備之廢弛已極。剝剝四出。若役百端。兵不識將。而將不識兵。用非所養。而養非所用。塹山澗谷。尚云乘塞之難。敵甲凋兵。何遽出車之易。以我軍之不教。值猾虜之方張。欲舉一年市貢而罷之。一朝是盡七鎮生靈而付之一擲。遽聲虜王之罪。則助逆益堅。盡罷諸部之封。則犯順必速。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我無所不備。而力分。且大興絕漠之師。必盡轉中原之餉。國虛難動。民困易搖。上兵惟貴於伐謀。下策莫危於浪戰。欲建外寧之業。無如內治之圖。秣馬厲兵。椎牛饗士。下見恩而後用法。上持法而後用。

兵寬文。罔以破拘攣。考功能而甄壯烈。惟我兵能奮於固圉。彼驕虜自頓於堅城。先不敗而後圖功。先亡害而後徼利。進固可以制勝。退亦足以自完。且邊臣在賞罰之中。然後肯盡心力。廟廊在功罪之外。然後能知權衡。若借爲傾宰相之階。恐遂至貽國家之禍。人心若此。政體謂何。惟白日既照。其精誠卽青天可徵其心事。社稷之事爲重。雖髮膚其可捐。邊疆之釁已開。在金革而無避。賊虜忍遺之。君父方畧無踰於老臣。在今塞上之范韓。孰若禁中之頗牧。崇論宏議。決策當如執玉之堅。元老大臣。同心乃有

北漢書 卷三十一
斷金之利、是謂籌運於帷幄、即可戰勝於
四夷之膽常寒、而三軍之氣自倍矣。 朝廷則

賀內閣考滿

伏以荃宰宣猷、丕績用成乎三考、 楓宸渙命、殊榮
蕃錫于 九天、公遜頤膚、勞謙彌亮、 帝懷明德、泥
與方殷、海寓均驩、人羣胥慶、恭惟閣下、聖嶽生申、元
精應昴、弘大人格、心之理武、接臯夔、擴天民先覺之
懷、神符堯舜、量涵楚澤、道被商霖、蓋惟 國家得非
常之人而後 朝廷享無事之福、期月可也、况已歷
於九年、股肱良哉、用交修於一德、方書庸於上宰、正

奏捷於西陲、睠惟紫塞之機、宜盡出黃扉之指、授乾
符式慰、巽命重申、位正三台、叶十八公之吉夢、祿頒
五等儼、七十里之提封、在 至尊恨無以報德、而報
功在相公、猶必欲辭尊而辭富、勉拜符臺之陰、寵登
建禮之筵、百僚瞻袞、舄之上儀、千載侈衣冠之盛事、
其 依郊闕而托跡、瞻巖石以馳神、仰資帷幄之籌、無
復降烟之警、伏覩君臣辭受之際、益徵上下心德之
同、豈惟慶元老之遭逢、蓋實致太平之根本、未綴龍
門之賀、薄陳燕厦之忱、臨書無任瞻仰、忻躍之至。

易州到任候內閣 代父

海集 卷三
竊惟六條察郡國在十使爲最先三輔衛京師視諸
道而尤重忽此塵點寔出陶埏量已滿於飲河恩實
同於酌海伏念某賦材駑鈍遭世休明驅馳障塞者
數年竄伏蓬蒿者九稔比緣廷議復齒官評不辭州
縣之勞人爲有 廟堂之知已四載之內三遷其官
業已還其舊階又復移之近甸接聯狐塞控帶龍沙
愧鎖鑰之難堪去 輦轂而甚近况兒某叨陪於講
席而本職叅列於邦畿濡沫相依音塵易達私情既
遂於烏鳥美秩兼得於熊魚使自爲謀何以過此且
兄輩之知遇在未鳴未躍之前而本職之甄收當既

顛既躓之後兩世之遭逢已極二天之高厚難酬北
望燕臺既收駿馬之骨西臨易水寧忘烈士之心敢
不勉思末路之難長鑒東隅之失興吏治於按部飭
武備於當關適此時和而年豐仰台相調燮之賜庶
幾政平而訟理布 朝廷寬大之條

賀元旦

代

伏以敬授人時陽德啓三微之旦疇熙帝載泰階回
四海之春惟是篤棊之元臣能歛嘉祥於上日蓋帝
之出震開羣生勾甲之萌而嶽之降申幹七政璿璣
之柄有美龍圖之業新頒象魏之條曆象日月星辰

宇宙之休和咸萃，弼成要荒。侯甸關輔之沾被尤多，某叨守畿南，如在宇下，敢陳芹獻，仰代椒觴。又我蒸民，繫股肱之是賴，錫公純嘏，與社稷以咸休。

候王相公代文

伏以帝賚良臣，懋著燮調之效。皇揆初度，式昭平格之徵。遥瞻衮衣赤舄之光，近逢蓬矢桑弧之旦。輝騰南極，慶集元樞。肆大呂紀玄冬，橐籥啓三陽之泰。惟上台居黃閣，綵綸回四海之春。蓋國有三公，惟人乃備。而天之五福得全者，昌其秩列，抱關情深。賀厦五百里而稱畿甸，幸依槐棘之陰。八千歲以爲春秋。

永祝松椿之壽，壽命長矣。弗祿康矣，百僚矢召。奭之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千載賡臯陶之什。

賀張總督

帝眷元樞，國資上畧。自天子所出，宣南仲之威。以我公歸入領北軍之重，有常立武，無競維人。恭惟臺下德惟國基，器爲時棟。九塞共傳其風采，四夷盡憚乎威稜。瑣闥青蒲，獻納夙深。雨露轅門，赤羽指揮如走風霆。北鎮薊門，東清遼海。鯨鯢之波立偃，貔虎之甲常閑。周索兼戎，索以相縻。軍容與國容而並肅，兵無遺鏃。野不鳴桴，中國之氣常伸。元老之猷可覩，方

北海集 卷五十一
書庸于上考，卽晉秩于中樞。帝將決戰於邊陲，公
宜運籌於帷幄，時方多事，國合有人念。祖宗設禁
旅之屯，蓋云居重肆。國家無邊烽之警，漸已偷安。
遂使羽林，飲飛之儔，幾同灞上棘門之戲。乃於本
根之地，特簡鎖鑰之臣。以圻父之崇班，當長子之重
任。暢宣武節，峻列文昌，非但付以爪牙，亦且倚爲心
膂。使我稱干比戈之士，驩若投醪。則彼彎弓牧馬之
胡，驚將落膽。行可定萬世之業，非徒折千里之衝。某
辱以通家，比于宸宇。茲值機庭之命，益隆巖石之瞻。
燕雀一枝，夙藉堂簾之蔭。鱗鱗九戩，欣看袞繡之來。

敢介不腆之儀，用伸未將之敬。卽當歡覲，未旣敷陳。

賀王相公 代父

伏以文明啟晝，龍圖宣黼黻之猷。經術承家，麟筆紹
箕裘之緒。方京國歌鹿苹之雅，正明良投魚水之
歡。有君有臣，是父是子。驂騮開道，首登駿馬之臺。鵬
鷲橫秋，行入鳳凰之沼。掩千羣而空北，矯萬里以圖
南。國家待爲天球大衡，士林望爲騶虞狸首。某守
藩在遠，無由參叩階墀。計吏非遙，未敢輕修竿牘。誼
叨世講，喜倍恒情。雖寸絲未陳，自斷掃門之跡。倘尺
書可託，敢忘賀厦之忱。

答徐中菴

門下新膺 帝簡來泣海邦不佞祇奉 王程初還
里閭仰披風采沃領教言其慰企瞻稍嫌匆遽辱承
翰札遠見咨詢當海上尚未息肩值民間更多枵腹
蒸黎愁嘆堪嗟黃鳥之謠警譯傳聞未淨長鯨之浪
賴高明之展錯濟時事之艱難遠慮海氛不如近輯
邦本廣營征繕不如厚積儲胥先使窮民獲帖席之
安然後戰士有揮戈之氣愧無末議仰佐虛懷祇拜
盛儀粗陳謝臆率爾口授悵矣心飛

答楊磐石

蹶父相攸言歸于好蹇修爲理適觀厥成何期片語
之間遽定百年之契不忘故友許締新盟念葛氏之
多艱方遺孤之未壯何怙何恃乃當倚玉之榮一死
一生始見斷金之利雖九原其可作將八世以彌昌
追惟往年張范之交以及今日潘楊之睦箋儀遠錫
欣慨盈襟喜於同榜之中見此高義之舉豈無挂劔
安能如燕婉之求亦有牽絲未必關盛衰之感伐柯
之請既遂執鞭之慕彌殷輒附來伴布陳私款有懷
瞻覲未既敷宣

答王康宇

尺疏方陳寸衷未諒。九重魏闕久虛供奉之班。五月萊庭豈盡瞻依之悃。未伸返哺真類觸藩。非謂有託以逃名。寧敢無處而當餽。謹因尊使代布謝言。永念高情有同登受。

答王見峯

親舍乍歸。王程旋迫。忍違綵衣之適。妄邀纓組之榮。兼之病以愁增。災緣福過。杜非分之榮進。卽爲康復之機。歛虛役之精神。猶有生息之望。臨岐路而却步。瞻魏闕以陳情。遠厪尊緘。俯爲勸駕。顧情本迫切。病復支離。卽駑馬有戀棧之情。而澤雉無思樊之理。細

羶廣厦方未歸而言歸。滄海白雲豈可已而不已。多儀見惠用贐爲辭。在饋者則爲有名。在受者實爲無處。敢附來使代布謝言。永念高深。徒有感愧。

答顧總督

自天子假刻日言歸。上慙斧宸之知。遠藉金蘭之芘。南陔在望。喜紆愛日之懷。北塞遙瞻。彌切停雲之戀。辱煩介使。寵錫多儀。惠逾投桃。賁諸行李。念千里之遠道。悵若分襟。指五月之嚴程。預爲勸駕。心乎愛矣。何以堪之。第久客京華。乍歸田里。未敢遽決冥鴻之計。實欲稍偷澤雉之安。後會何時。前期難定。惟大

畧彰施于塞外，俾小儒偃息于林中。近海鯨鯢氛祲，永銷于東顧。依巢鳥鳥，寵靈長借于南枝。附布私衷，伏惟台炤。

答王荆石相公

祇奉王程，言旋子舍。當藩服投簪之日，遂家庭舞綵之歡。解組懸車，未及馮唐之老。賜金給驛，偶同疏傅之歸。展烏鳥於庭闈，儼駢駢於道路。父母倚閭而見望，鄉鄰策杖以來觀。若非藉東壁之光，何以遂南陔之養。天涯芳草，喜遊子之初還。闕下紅雲，覺仙班之漸隔。爰從祖道，憶在師門。千載遭逢，十年教訓。某

在門人之內，獨蒙國士之知。至於瀕行促膝之談，具悉出格推心之愛。侈儀文而載錫，枉車騎以過存。更邀華袞之章，如奉夜光之璧。青黃見借，謬蒙空北之稱。蒼素不迷，賴有指南之誨。將永垂於琬琰，愧難報於瓊瑤。惟天上夔龍，永師師而共濟。俾堂中燕雀，得姁姁以相安。方同薄海之民，共仰格天之業。某臨啟不勝感激馳戀之至。

答鄭撫院

臺下光奉，簡書撫茲東土。不佞幸蒙恩假，循彼南陔。方氛祲之未銷，知巡行之在卽。冀從下里，一望

前茅乃見迫於王程復難違於子舍君親並急進
退兩難越在道途忽承翰札不佞近瞻憲府方有父
母孔邇之懷臺下念及家君具悉兄弟同年之誼溫
詞見藉鼎貺寵頒誦以周環拜而登受雅情高厚難
紆報李之私病骨支離未卜班荆之日率爾口授悵
矣神馳

與王見峯

七十而賜几杖如同絳縣之年八千以爲春秋願上
漆園之壽地鄰東海節屆南薰敬祝長春喜逢永日
恭惟臺下氣涵剛大性秉中和漢庭高獻替之風楚

甸懋將明之烈任隆地部方登九列之崇情切天親
不以三公而易芝蘭滿砌袍笏盈牀架上詩書已作
傳家琬琰邊頭節鉞亦成奕世弓裘請看自古之靈
椿孰若吾鄉之喬木天之所福非但美意以延年人
皆曰賢兼有令名而長世茲逢穀旦益茂繁禧遙瞻
松栢之標敢布葦蘿之欵崆峒問道瞻鶴髮以何時
蓬島逢仙衍龜齡於此日僭陳不腆代祝無疆龍馬
丰姿葆精氣神而登上壽麒麟勲業兼齒德爵而稱
達尊未旣敷陳伏惟崇炤

請余老師

伏以夏官之屬六十時高列棘之班魯國之士三千
夙佩菁莪之教化雨幸沾於闕里鄉雲快覩於台垣
式肆初筵恭申下悃恭惟老師閣下 三朝碩彥一
代偉人鍾五嶺百粵之奇靈珠在握總七畧九流之
要朗鏡澄襟鹿洞鵝湖文采風行於海表豸冠鵲印
妖氛波偃於江南天下翕然而宗之 廷中無出其
右者方旋臥龍之駕卽看司馬之來當安危注意之
時須文武兼資之畧乃從泉石入贊樞機黃石韜鈴
胸隱甲兵之富青霜武庫坐窮蕭轡之元豈但予王
之爪牙具瞻圻父亦且公門之桃李常對嚴師吹萬

不同有三如一在昔二十年之離合望粵嶺有若尼
山卽今五六人之從遊侍燕臺恍如沂水爭喜德星
之聚况當湛露之初謹詹某日爰披絳帷恭迎赤舄
卿省惟月同登樞密之堂士從如雲共擁臯比之坐
枉簪紳於一日柱下彈冠落珠玉於九天席前借筴
不獨趨步爲諸生之範行看精神折千里之衝不勝
立雪之誠乃敢順風以請

與海防萬丘澤

臺下久鎮龍荒新懸鵲印回出塞之馬提橫海之軍
屯細柳於師中屹如鐵壁望扶桑於天外行建銅標

遥想霜臺將臨海嶠奉金石之雄畧鯨鯢靜偃於波
濤俾草土之餘生燕雀偕安於林幕愧無末議仰佐
中權不揆芻蕘之言蓋為桑梓之慮其諸委曲須面
披陳佇俟節鉞之一臨以慰雲霓之衆望

上林老師壽

嶰管葭灰喜一陽之來復桑弧蓬矢詠萬壽之無疆
共欣鶴筭之永延況有鳳毛之嗣起身為時而難老
名間世以彌章即今畏壘之居坐進軒轅之道天之
所福固知黃髮之堪詢人皆曰賢願為蒼生而再出
某身嬰素鞵夢遶絳帷亦步亦趨空憶孔門之數仞

爾耆爾艾但歌魯誦之三章

答蜀中丞

授鉞巴天公望方隆繡袞懸車楚甸帝心猶佇蒲
輪乃履瑤函寵頒珍筵輝如明月穆若清風濯錦江
頭借光華於西蜀披香殿裏侍揮拂於南薰惟此記
存敢不登受用介趨風之使代抒就日之忱不竟敷
宣仰希台炤

寄王對南年伯

恭惟白麻渙命紫閣增華聿崇上相之班還踐中台
之位此九廟神靈所為欣喜九土蒸黎所為想望

而百辟卿士延頸鵠立以須者也。某夙叨眷遇超絕等倫，佇觀補袞之猷，倍有彈冠之幸。光依咫尺，喜溢尋常。輒具緘書，代陳歡忭。鴻遵在卽，雀躍何勝。

答黃侍御

憶昔文場幸聆德教，虛過冀野未收空北之竒。得御李君式藉指南之誨，自同臭味遽託心知。求綵服於海濱，遂成隔別；望繡衣於山右，遙借光華。仰羨袖簡之飛霜，空懷屋梁之落月。冀於獻椒之旦，獲賡伐木之詩。忽辱芝函，咳唾儼成珠玉。兼承珍貺，李桃難報瓊瑤。對使登嘉，勒書言謝。係心千頃，遙瞻叔度之波。

屈指三春，預設南州之榻。

答寧夏撫院

三陽啓序，萬彙維新。苦天聽之彌高，致人情之久鬱。有懷就日，含媿經年。瞻龍袞於九重，情踈鷓鷯。悵貂璫之四出，禍及雞豚。雖當一草一木之向榮，其柰匹夫匹婦之飲恨。遲遲春日，空披蘭蕙之風。悄悄憂心，已罷屠蘇之酒。翰箋下逮，慙媿盈襟。所賴虎幄之有人，幸見狼烟之不起。遠人旣服，懸知魏絳之功。內地可憂，應軫山濤之慮。率爾布謝，不盡欲言。

修城小引

附

地控海邦萬里掃鯨鯢之浪雲開天府千山當虎豹
之關請恢大國之雄風永作中原之巨障欲標銅柱
先壯金城念我三齊夙稱四塞西連秦岱東俯滄溟
惟茲百雉之城近壓五龍之口擁三齊之郡縣有建
瓴高屋之形拱千里之邦畿有擊柝重門之義比屋
久安於 聖世震鄰忽起於倭夷蠢爾匪茹掩人不
備屢報水犀之警寧言風馬之遙夫既能輕千里而
破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內地彼以十萬之衆蔽
海而來我以七千之兵畫地而守餘艤難恃千櫓宜
修矧茲英雄用武之區恐爲狡猾必攻之地與其臨

渴而掘井不若未雨以撒桑朔方城周總三垂之要
領虎牢戍鄭扼諸夏之襟喉盱眙守而虜騎奔青澗
設而羌人服孰謂一城之利害乃關列郡之安危欲
決今日安攘之機當看古人控制之要在地利之可
恃比天險之難升西莫重于殺陵北莫急于山後若
全齊之重險在吾郡之諸山我能障狂瀾而東彼敢
越名城而北蓋登萊守在海彼渡海則已紛披淄青
守在山我憑山而形愈強固欲銷氛祲豈憚經營自
軍旅之初興致徵輸之百出民旣瘠矣事且紛然赤
羽彫戈旣徵兵于閭左黃龍青雀又轉餉于天涯况

茲百堵之興理須萬金之外將取盈於公帑則千瘡
百孔經費難支將加派於地租則十室九空困窮可
憫勇夫重閉策合急於周防衆心成城事必資於多
助仰惟藩府號曰維城况我縉紳誼當許國咨爾士
庶各有身家宜捐錢穀之需以助徒庸之費蓋此麗
城之衆如乘渡海之舟堅則利涉同資瑕則淪胥可
畏彼旣狡謀于猾夏我宜預計于防春使連城有虎
踞之雄則臨事無鹿駭之患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卽
無一朝倭寇之憂亦是百世子孫之利山爲礪河爲
帶國以永存築斯城鑿斯池民將共守九攻九却永

固王室之藩垣七縱七擒行見海波之清晏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一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二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太倉王相公

上太倉王相公論三王並封

寄申相公

上政府乞歸

上太倉王相公

答山陰王相公

寄山陰王相公

北海集 卷二十三
答山陰王相公

賀陳玉壘相公

寄王相公

與陳虹岡司農

答張玉陽少宰

答太倉王相公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予假未嘗有也講僚得
給驛賜金幣已爲異數至於塵 詔旨定期程前此
未有也詞林贈別上煩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
詞隻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
也近世贈言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
夫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枯悲歡夢覺之境
以相告而憂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
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
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

意隱情無一言半詞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
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 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
諍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
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
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
不在處之決裂卽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
詞則易爲決絕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熲勝兒
子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
建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安處
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

之以不爲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爲其
爲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爲
太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
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
大善不則請預教 皇長子卽兩皇子並出亦須明
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 儲雖未立
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
老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
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况受恩深
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

其必成以為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據事理
 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
 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
 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
 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
 為老師畧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
 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
 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
 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
 酉之秋而下之為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

同者異
 相異者
 同始貼
 眼高時

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
 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
 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
 不久其勢復勝同為異根異為同始大如風輪之持
 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
 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麤
 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
 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
 為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
 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

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耳何讐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卽爲火病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僞邪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竊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燭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爲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

以

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卽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旣傳聲彼又躡影影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慎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

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
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亦且海
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
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
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卽漸無
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釁不開卽前嫌漸弭
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爲波瀾若無波瀾勢將
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
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
者皆有所挹取于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爲兩敵

我居其一卽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不
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
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
而用獨所以爲不敗郤克破齊王剪伐楚用衆也趙
雲文鴛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
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
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
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
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
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

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夫吳君之吳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况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卽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凜懍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卽

遲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爲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比侍老師仰屋而歎湯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兔搏兔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鷓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鷓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卽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旣以

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凡門生所陳只論事理未必盡合事機又涉世之日淺所見僅十餘年事遂欲引而伸之以槩其餘故多所不合昔有見豕白頭而上獻至河東見豕頭盡白乃始嘿然而慚以門生之愚而謬陳說于老師之側不自知其爲遼東豕也雖然其意則忠矣

上太倉王相公論三王並封

伏見三王並封事 詔文深切羣臣引誼廷爭羣疑必不可解而所疑又不敢出于口 上心必不可回而又不能以其心取信于天下其所稱引以爲詞者皆其意之所寄而非其意也相抗相激恐遂成大禮之續中間調停區畫惟老師在而老師苦心亦復不白數日以來紛紛籍籍不忍聽聞門生在諸弟子中最少最不肖受知遇最深欲效一得之愚以佐末議而未知所出竊謂君父尊親宮闈微曖皆臣子所不忍疑與不敢疑然而終不能解者何也羣臣屢請而

屢格 明旨屢下而屢更其更彌多其詞彌順而持之彌急彌峻類若有意爲之者且夫長不立以待中宮也中宮恩寵賜予遠出貴妃下卽中宮之父視貴妃父卹典何如哉遲遲于捐數百金葬其已死之父而虛 東宮以待其未生之子此廷臣之所爲疑也今日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雖是至理至情而羣臣深憂過計終不能已何者長幼不可爲而嫡庶可爲也 肅皇帝時 方皇后不自九嬪進中宮乎幸而景王非方皇后子使景王而方后子也則嫡庶宜何論焉羣臣所憂所疑實在于此卽使萬無可疑而三

王並封亦不能無後患古者豫建太子非獨蚤端蒙養亦以杜息爭端彼自襁褓而受冊若生而爲太子生而爲諸王者故其意消而爭息今遲之數年而諸皇子知識漸廣血氣方剛少旣逼長長亦疑少小人窺之傳構語言傳會形跡分左右袒使水火爭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苟可以携其入必甘 主上不能自必而老師安能必之于 上乎今庶人百金之產兄弟不憚破家而訟士大夫爭一官半級相構陷者不可勝數况于至尊至貴而不早爲定分安得無如逐兔之說乎一定之中猶有不定不定之中何所

不有即使萬無他虞而傳之後世亦自不可爲法夫嫡一而已六宮盡庶也故人君有嫡子常少無嫡子常多如今日之法則人君有東宮者常少而無東宮者常多 高成而下以嫡立者有幾繩以今法則從此以前皆不當有冊立事矣從此以後亦不復有冊立事矣二百年之家法千萬世之國典在此舉也且庸君作事後世猶有矯其非者若英主行之便爲後法令後世之主盡英明如今日可也春秋鼎盛如今日可也以中庸之主襲英明之跡必爲禍以衰遲之主襲鼎盛之跡必爲禍 世廟時二王與 莊敬太

子同日受冊今猶援以爲例况明有三王並封事而後世不爲法者乎有引此爲法而不長亂者乎今夫士庶人多子中猶不能無偏愛或至私藏以遺之語曰丈夫亦愛少子乎母愛者子抱故懸位以待其所愛中主所甚便也中有甚便而又引英主以藉口羣臣欲開一言可得乎悠悠道路之言皆歸咎老師平者謂不能引誼匡正而刻者遂無所不比擬不佞竊悲老師以忠諒素節調停苦心而被此名于天下也凡士大夫私語與衆語異衆語多平私語多刻事在是非間則直從其非過在輕重間則直從其重積獨

而成衆積私而成公積一時而成萬世當吾世而不見白後誰復能明之者蔡襄之疏未必有也微大臣力救則其禍不可測萬一時異世改形跡故在一夫開說百口難分得無爲子孫憂乎夫二王並封始未嘗不操兩端而後乃始定大業歸裕王天也假令今日事終如裕王則子孫不可測之禍也終不如裕王則千秋不可滅之名也老師何不超然改圖布所失于天下與百僚併力廷諍請仍行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事成功在宗社事不成亦有以自白日月之更何損于明改過不吝彌見盛德事至今日已不能

無悔過此恐遂不可悔惟老師留意無忽

寄申相公

夫某海濱賤士耳老師拔之疇伍而登進之又拔之疇伍而置之館局又自館局掄侍講幄某在門士中最少最不肖而被知遇最深恩德最渥十五年來未有涓流纖土仰酬高厚獨有一念朝宗仰止之私日在紫閣絳帷之側耳老師德致中和政行寬大其幹旋在密勿其培養在元氣天下國家並受其福一旦釋重負而高謝歛神功于寂若巖居川觀振衣千仞其視塵埃野馬不足復溷靈府惟是明主之眷蒼

生之望天下有所疑而未釋老師有所欲爲而未竟
恐未得久爲東山臥也頃者悠悠之談遠者習誣者
之言而未悉老師之言近者悉其言而未明其意悉
其意而未覩其效益自古父子之間未有人臣可以
力爭而得者也天下之患養成與激成者正半若事
英明之主則不患其養而患其激獨可以從容轉動
而微防其不然真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竊觀老
師之意益以正直爲體而以委曲爲用顧天下之疑
已叢于我雖有欲爲之志未能明吾意而收其效卽
後世誰當知之者願吾師一出而定 皇儲之是非

然後茹芝商山未晚也歷觀古來通患莫大于君疑
其臣君輕其臣而今皆有之華門圭竇而亦可以難
爲其上名節毀矣體貌輕矣使人主孤立獨任而無
所信嚮大臣凜凜身之不保何以規切人主且政事
皆在六部而政機在內閣內閣輕則政機旁落而羣
臣無所稟裁人主未必躬攬六部又難統一朝廷大
權安所歸乎令內外之臣皆如今日可也異日者內
可徑請于外外可以徑結于內外內可以相通而內
閣爲贅員天下之禍從此始矣愚妄以爲上下之情
欲通內外之竇欲塞而通之塞之之機皆在內閣正

北海集 卷五十三
德之季閣臣不得稱重矣自永嘉相而君臣始親機
務始一人謂永嘉奪館閣之官而不知館閣得永嘉
始重也永嘉蓋嘗暫歸而屢召其在今日上所親信
安近莫如老師願老師早膺特召再入中書以副
主上之眷以收天下之望斷宗社之計重機務之體
門牆下士不勝懸切伏辱賜書故敢具陳其意惟老
師恕其狂簡而教之

上政府乞歸

家君自去歲轉官時已病署道事七月始得代未幾
入洛中未幾入賀馳驅炎暑中往返數千里遂至委

頓入都以來日親醫藥未拜一客未赴一席此士大
夫所共知也卽辭朝行至新城道中前症轉劇覽止
足之分惕滿盈之戒具疏乞休已赴通政司投進矣
門生亦願乞其不肖之身一圖省覲謹以真情苦語
具爲老師陳之其薄德薄命止生一女近復夭折十
年以來都無生育未至四紀先見二毛外強中乾氣
血衰耗天之福澤此豐則彼嗇人之精力彼兼則此
分年來始知造物之難全頗疑詞章之爲崇儻得告
歸田里偷安榆枋盡絕酬應之煩盡謝筆札之役休
息心力保嗇精神冀回朽木之姿或霑枯楊之潤此

其不容不歸者一也女亡未幾婦病繼之疾勢沉痼始將難起兩旬之內食粥七甌日夜悲號以不得生歸爲恨歸而得見姑嫜與其親戚兄弟儻可徼倖十得一乎不幸而死死且不恨管蒯無棄著簪偕還豈有與人結髮同處二十餘年知其將死而尚不一歸尚在可生而不圖生之之理此其不容不歸者二也竊自思惟離家十年違親千里一婦一女及身而三女已歸土婦將就木一身落落萬慮茫茫人非金石豈堪銷鑠然身愁身病尚可以借命理相寬呼醫藥自救而其乃以兒女子故傷父母心昨家君入都相

視一痛以後絕口不談當其獨處或對親友未嘗不低頭歎息家母自聞孫女之信不食者三日未幾而有外祖母之變母念子之女子念母之母無使則憂有書則泣總謂平安猶難信耳稍聞違豫便已驚心老師試以常情度之豈有母子並抱痛惻子不見母母不見子而可以自寬自安者此其不容不歸者三也某之情事獨苦原不論官之淹速卽以官言之亦自當去其未壯而入官未強仕而視篆未卯而晨未卯而弁以古揆今有必敗之理易稱曳其輪濡其尾無咎夫緩爲無咎則速必有害矣譬之嘗果取之生

北漢書 卷三十三 四
摘與俟其自落相隔幾日滋味迥別老師試觀近時
館中有以年三十六而至宮詹翰學者乎亦有子叨
宮詹翰學而父尚戀戀潘臬者乎有父以疾致仕而
子不歸省者乎亦有積俸至十七年不一退避如嗜
飴含蔗不忍暫唾者乎非老師教訓拔擢無以至今
日既至今日願老師思所以全之韓魏公不遽用蘇
軾知制誥欲老其才而用之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
人以德矣路十早爲翰林學士而識者謂其如何得
老其之不肖不敢望軾萬分一而論官之早達已復
過之竊願使老師爲魏公勿使門生爲路十則相愛

相成雖一歲九遷未足喻其德厚也此類猶是俗情
俗見門生本意亦不在此惟願早還家一見父母耳
予告予假惟老師命臣子不敢必于 君父弟子亦
不敢必于師長惟老師察之

上太倉王相公

頃奉 嚴旨及老師溫諭君命臨之則臣子不敢違
師命臨之則弟子不敢違不敢卽安而聽命于途再
布其情惟師垂察尊教責其以斲輪之用操刀之割
其雖土石亦知盛心疇昔教訓如場師秬材惟恐不
長今日眷知如工師求木惟恐不用豈忍自棄清時

自孤恩造第愚父子圖歸計久矣家君以踰艾之年
正服官之日遽自乞罷非有他故但以不堪父子久
離欲圖聚首耳家君爲不肖而歸不肖豈忍棄家君
而出凡宦遊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身無疾病心無
感惻則親自當教忠子自當移孝而不肖乃以桂華
不實貽椿萱憂相憐相愛更倍常時一聞別離便如
割裂其亦人也獨何以爲心天下事可望則不當急
絕望則不必急今於百分難得之中猶有一分可望
若復耽非分之榮進工無用之文詞自敝精神自折
福力數載之後更無可圖不肖卽已矣如父母之望

何古人垂老而始衰不肖未衰而得白時一對鏡惕
然自驚惟有日侍親側自視如嬰兒稚子羞以自安
耳不肖形體似無病而氣血實虛中夜初寤手足頑
麻右足橫筋拘攣掣痛常恐臃腫之材便成廢疾之
漸旣不敢告之父母又不能達之至尊老師如不見
諒則誰復告語者語云肌體忌太豐仕宦忌太速此
兩言若預爲不肖而設原某初意只爲速行必蹶早
發先衰欲稍休閒以自韜斂兼圖山中靜攝省思慮
專精神以冀生育耳其在今日視之則功名爲身以
外事子女爲身以後事惟有與父母別萬分不能爲

懷心多感惻身有疾病親爲子憂子爲親憂百方萬計無可解釋若使不肖歸休而有所出卽無所出而或兄弟有子父母有孫以少寬不孝之罪則亦可以辭親而仕矣乞休請告原自不同詞臣予告多者三四年少者一二年原非自棄堯舜之朝永投麋鹿之壑今但望老師救目下父子分離之苦不敢拘時之久近也天下事惟人情事理而已如門生之言非情非理則老師麾之斥之如近情理願老師哀而許之情迫心亂不知所云

答山陰王相公

黃扉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而諫三諫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後世知朝廷有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爲身輕於一羽而爲國重於九鼎不知者乃更以爲激近世以來務爲先意承志結納左右遇事不匡正不得已一言以塞責其自解則曰不然而天下習見亦爲當然一旦有獻替匡維之事人主大不能堪而天下亦遂以爲大異夫裂麻焚詔何人哉今時不見古人事已久矣欲受知人主不得不事左右事左右不得不營賄賂而說者且爲之解曰枉尺直尋嗟乎尺則枉矣或直尋或

直尺或直寸或無所直所直不可知而所在則真枉矣天下之患常在重去官而輕去國重去官使人主之心厭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誰能去之輕去國使人主之心離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豈無他人而以此要我也此兩者誠不能無過不及之病而要之今人之所謂過古人之所謂常庸人之所謂過聖賢之所謂常合則留不合則去進以禮退以義人臣故當以王陵爲正耳今上下隔絕中外困窮降胡小卒據土地僭名字戍守從征之士亦時時呼譟而挾賜予譬之絲然一絲不得其緒則亂一絲亂則衆絲

從之亂久則遂不可解唐之季世是已事勢至此而羣臣尚不得一望上之清光不務擇將但務多將不務必勝但務必進舉棋不定當局全迷棟橈崩僑將壓焉閣下雖高謝人寰而係心宗國諸公如有咨籌策者當不廢新令尹之告耳手教知己抵舍途次安穩僕夫無恙不勝欣慰士大夫所同願者惟朝廷無棄正人正人早還朝廷則天下事尚可冀也率爾占對不盡欲吐

寄山陰王相公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

隨以激繼激益慷慨論列前與後相進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爲噤不敢出一語人主以爲忠順無忤遂謂人臣禮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爲緘默再變爲巽懦緘默巽懦不過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矣卽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近人情者執持而見詘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爲

國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但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大臣與小臣兩詘舉盤厄而奉之中人誰實爲之 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與激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

者決飲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蹤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案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與言者爲敵而已之事可以不問不辯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彌衆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濬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槩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扶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

地不能比也勢不能無借援于內內又借策于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相雖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爲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爲常視爲固然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往時中旨用陪推者以爲異今以爲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爲異今空其官逾年以爲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人以爲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踧蹐不寧上䟽力救今以危詞激上怒逐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爲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

臣以爲不言言矣又以爲不力今相習爲依阿澆忍
容容自保以爲常以前可驚可愕今皆以爲常事無
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爲不奇
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
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宮之中獨有左右左右亦
人人自危毛髮淅灑重足而立 至尊孤立於上而
大臣未有焦勞爲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
置公卿輔弼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曾連所謂三晉
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
稍激今持祿而稍隨今昔相提而論則後彌見其順

而前彌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今未復
也自入都來常懷歸計於時事不復措意遂成三緘
聊爲閣下一吐所見聞亦以當一夕坐談耳

答山陰王相公

伏承手教具悉愛君憂國之盛心疏草敘時事艱難
明進退分義令人奮然以興肅然以恐知必啟九重
之聽不煩再三之瀆矣至謂此疏一上大無復留之
理必欲繼以三四則鄙心竊有疑焉蓋願爲忠臣人
主所不樂受獨爲君子同列所不能安且古人獻納
必先盡所欲言諫而不入然後以去就決之今先乞

身而後極諫失先後着矣譬如友朋語之曰某事不善與子相愛不忍不以告也此雖未必聽而必不然卽然而異日復思其言今語之曰吾與子絕矣子某事某事不善也其人必拂然怒怒而異日不思故言一也言之異而人心變矣朋友且然况於君臣之際凡人臣進諫則當養其力欲其君聽納則當養其知語曰勿撻人心人心不可撻也而人主之心爲甚今日之事極知忠愛然自主上視之未必不謂以言語翹君之過以去就要君之從先操疑心復厭苦口以此衆聽不亦難乎凡諫必先思所以入思其終也思

其復也諫而不入亦當思所以繼之必欲以此去國竊恐于事未必濟而國體且大傷矣聞荆師亦有疏人已先言而我乃後發反似和其口吻在士論則指先發者以爲高在主心則疑後入者以爲瀆竊謂今日之事會可便止不盡之悃俟異日自開端言之可耳大臣進諫要在以樸質之詞將真懇之意理到心到正不須文若度不能得之於上等語似不必用蓋將進言于君父而卽逆度其不受義之所不敢出也承下問不敢不以實對

賀陳玉壘相公

榮膺 帝簡晉位台司仰惟樞斗之階卽是箕裘之緒是父是子 本朝所無卽前代世臣多由族望老伯用茲才碩德致位機衡韋李王謝未足擬也然而不肖不敢以爲賀不肖所爲賀者乃在上格 主心外弭邊釁而中消士大夫異同之端非閣下不可夫上深居簡出久矣無論六卿庶職卽細旃廣廈何曾一望清塵數年之前朝夕納誨虛已以聽者惟閣下在耳由舊學則眷遇易深憑舊知則籌策易信泰交巷遇意者在茲此不肖所爲賀者一也倭虜之釁似已漸開鋒未交于原野之間議已戰于堂皇之上比

年侍左右促席抵掌無所不談雖復千里之外了如借籌聚米竊計明能見事斷能持之無以易閣下雖使海氛揚波胡風吹塵而大賢在事自當折之樽俎制之繆繆此不肖所爲賀者二也近日士夫異同已分是非互執驅天下之才不爲國家修政立事之用而盡用之是非同異來諭所謂跡若因公情實難測其照物情朗如懸鑑矣今日要務莫若默消兩岐之釁鼓舞天下人才宣力于國程能干官而欲消兩岐之釁則必身在兩岐之外閣下自來于是非曲直一無所染如人坐堂上在曲直外而可以曲曲直直併

北海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可以化曲爲直平康正直之世行將見之此不肖所
爲賀者三也由前言之則前人所無而閣下所有也
由後言之則今人所難而閣下所易也然不肖所爲
賀者在此不在彼聞命以來不勝彈冠之慶獨以僻
處海隅無由從百僚班見之後又以身在予告不敢
遣力入都謹因房公齋捧之便一布私款遥瞻台曜
第有神驅

寄王相公

自去歲通問訊仰辱還答勤勤懇懇如在下風今忽
復一年門生且免喪矣內之不得啜菽奉先君外之

不得援琴見夫子日月易邁悲慨萬端嗟乎先君歿
矣沒而使之如生則有老師雄文在仰惟我師以赤
誠結主知以正學弘時務當時遇事未嘗不言言
之未嘗不剴切婉至至於流涕而上亦未嘗不歛
容受之也奉神斷之主而世必責以焚詔補牘之
事處熒和之任而世必繩以折檻牽裾之義以今日
視之何如哉敝邑有沂山焉史所稱爲東泰山者也
武帝時有封禪之議以山小不能稱其費然遠而望
之實與泰山相埒百里之內逶迤而上至山下轉失
其峻極矣夫山中望山此居老師時而論老師事者

也其在今日思前日則山外望山矣以李鄴侯陸宣公之忠謹而當時士流猶有同異以今日視之何如哉本朝輔弼忠清大節實心憂國事如我師者當復幾人士大夫當茂弘既去始思茂弘耳門生孤植淺識辱我師甄收以至今日文非蘇軾而有歐文忠之深知才非寇準而有王文正之密薦乃者塵緣易盡福力難消逢天之感越在草土幽憂以來百病相尋豐腕漸消鬢髮反素不意不祥姓字猶在廷議月旦之評既不動心亦不洗耳獨念時勢如此身病如此必無報主恩報知己之日也出卽一無所濟處尚

可以自完在山泉清出山泉濁我思古人獲我心矣我師往日勲業如山在山外地彌遼遠勢彌高峻門生今日自處如泉在山內雖無沾漑亦無點染大鵬之於斥鷃小大則有間矣士各有行亦各有適主恩師誼所不能報者獨有此心耳因便畧陳所懷諸俟後訊不一

與陳虹岡司農

適見廣東開採李內官全抄代省祭葉本立等進銀六百求把總名色或於本等雜職上加納職銜已奉聖旨下貴部題覆在臺下自有權衡顧彼以所騙

朝廷之財買朝廷之官此端一開效尤必衆就事理輕重貽害深淺較之必不得已寧量與武職名色勿與雜職上加納也蓋雜職上加納典史之上必係縣丞主簿既與職銜則便爲本地鄰近職官以本地之官虐本地之民於勢更便將來地方佐貳不稱其意者必將參論趕逐而以此輩代之今日以雜職加職銜異日將以帶銜易見任矣武官開採民所習見雖假中璫之勢然於地方仍是客官耳若文官之路一開彼既可以六百金買縣佐將來以一二千金買府佐則何以拒之今日之事隱然於權利之中有鬻爵

之意總非佳事而予之武官爲害淺予之文官爲害深凡事慎於謀始將來各璫援例以請者自今日始矣事關民生吏治偶有一得之愚敢以聞于左右惟臺下審計之

答張玉陽少宰

某之不奉顏色八年於茲矣北雍振鐸多士彈冠不佞亦庶幾面聆提訓以慰契闊而復聞留銓之命瞻望崇階漸逼揆路遲思良晤復彌歲時且以喜懌且以悵惘遠勞芳訊具悉記存敬屬來伴布陳謝款黃靡虛席時事多艱特召非遙爲時自愛承諭今日之

事不宜過激恐君臣爭勝其後愈難收拾至哉言乎
漢唐宋之季未有不由此者也上與下相激內與外
相激士大夫又自相激事鮮降心朝多變色人臣如
此何以禁切 主上哉然事所從起寔始于抑僥倖
杜請托比來進退頗合公論而稍傷于驟施行少次
第兼所欲去者既奪之以大利而復被之以大不肖
之名則誰復能堪之者大畧故太宰假爲公而誦爲
正君子既指其爲假爲謫而中貴人復恨其爲公爲
正彼見近日所用皆士論所與故士論所與者偏不
登用儻亦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乎或戒其子慎無爲

好夫好非不可爲而有意爲好則不可耳王年伯當
事一切請謁盡罷之中貴人大恚所以齟齬之者故
萬狀不言則尸素一言卽爲激不去則輕侮一去卽
爲激要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自是古大臣風槩也閣
部以中貴喜不喜爲去留中貴以囑託行不行爲喜
怒蓋天下之事有必壞而無策者三以欸制虜終必
敗敗則不可爲今舍欸則無策以堤制河終必敗敗
則不可爲今舍堤則無策以囑託制中貴終必敗敗
則不可爲今舍囑託則無策事至今日大難措手非
高賢大良不能鎮非至公血誠不能安則微閣下孰

望乎不肖日以望台馭之來也內憂如此外患又未
必可量千條萬端難以書悉聊以復來諭所及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二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三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上政府諸老請告書

王老師

答楊楚亭

答葉龍潭

答邢崑田

又

寄邢崑田

答王懷棘中丞

與王對滄少司馬

答蔣元軒侍御

答王晴江兵使

答呂新吾方伯

寄朱鑑塘侍御

答李順衡侍御

答王兵憲

寄李固安文亭

答邢崑田

答王晴江副憲

與韓惺宇中丞

謝王老師

上政府諸老請告書

某本以虛庸謬塵館局猥蒙提訓踐歷清華比奉明
恩擁傳歸省身輕德重無可仰酬惟有竭節殫心當
官營職上報大君之遇下酬國士之知近接邸報知
皇長子出閣講學端蒙養于今日正倫序于他年
仰惟夾日之功實仗回天之力雖復窮鄉小吏薄海
遺氓吉語相傳式歌且舞况某夙忝講幄服在宮僚
敢不祇奉嚴程樂觀盛典直以真情真病未敢戒途
粗陳微衷仰于台聽家君一從解組便已懸車家務
既所厭聞人事亦倦延接精神一無所寄獨以杯酒

爲娛不飲則無歡過飲卽生病比來吞吐酸水胃膈
否塞問之醫者皆云非老人所宜某前旣以省覲而
歸今豈以親病而出且因某嗣息未立日夜焦煩某
實不天遺累父母家君尚能用名理自遣借友朋相
寬家母當饋而嗟撫枕不寐力竭于禱祠情窮于盼
望某獨何心而能自安自從東歸雖亦時逢歡笑然
苦情難抑強笑不懽常恐傷慈母之心未敢道亡女
之事淚欲下而暗拭語將及而更端雖當欣聚之日
尚有悲酸豈于悲酸之餘更堪離別其身本多病心
在慕親常視親之慘舒以爲病之深淺今親之憂心

如此卽某之病骨可知風寒外乘痰火內積頭目眩
暈心氣怔忡醫藥屢投茫然無效心口自語夢寐乍
驚自惟福緣淺薄略如升斗鬼神執槩嘗欲平量蓋
有未滿而終虛未有已盈而不損細推物理頓息塵
機挹彼注茲或亦天道自離都下盡屏詩文獨以久
客乍歸尚苦酬應體則勞劇心頗安閒小疏旣發便
當謝客身心兩逸思慮盡蠲或於三數年之間猶有
萬一分之望某爲一身則當達爲父母則當急今卽
不敢遽望箕裘之胤第得一介之女留置膝下寬慰
目前卽可輕身而出無復內顧怯夫慕義何處不勉

北海集 卷二十三 四
雖復荷戈免胄猶將甘之况乃高議弘文之署揖讓
人主之前有何艱難苦欲辭避某之不出既非欲沽
恬退之名又非真有難進之節但以真情真病爲父
爲母不能割情于絕裾希榮于捧檄耳伏望恩慈卽
垂聽許使得卽安田里長奉庭闈雖由 朝廷逮下
之仁亦是老師錫類之孝三靈在上片語不欺仰覲
矜原不勝懇切

王老師

恭諭老師新奉 俞旨暫輟繁機門生聞之且喜且
懼老師出緣 明主歸緣老親忠孝大節出處大義

皎然粹然無可私議而 宸衷隱軫 詔文溫切不
圖今日復出古君臣相與之際此不肖所以爲老師
喜者也天下多事元僚去國如泥塗失車輔渡河亡
維楫 天子深居孤立而無腹心之臣上益隔而難
親議益紛而難持外侮益滋而難戢天下新事奇事
危事敗事益多而難量憂天恤緯安得無懼竊從史
局觀老師數年來謀議于 上前者不減陸宣公李
鄴侯然在近代則爲殊絕而在老師分量猶是太虛
片雲滄海一勺願朝廷始終不忘正人正人始終不
忘朝廷則天下事尚可爲耳往歲門生得請老師召

而飲食之別時云我且歸矣過東省當一語相聞今念之依依如昨日事忽已隔歲經年未知何日再承音旨悠悠世路寧可預期敝郡僻在海上又新予告歸不敢扶病謁老師于數百里之外謹端下价代門生一望顏色道路悠遠炎氛甚惡惟老師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答楊楚亭

使者紆道至海上接手書問足下動定語次及之蘭谿弔敬承事不覺潛潛承睫沒者已矣存者何時當聚首耶足下何罪而置之外寮又何罪而遲其內轉

開之已擢司成且歸矣不歸已爲卿貳而足下猶連蹇外藩豈事理之平哉詞林故事龍頭僭前科之半外轉讓後科之半龍頭盡讓前科自戊辰始也外轉仍盡在次科之前亦自戊辰始也今卽不得比戊辰例庚辰已盡癸未已半爲司成以上官而足下尚叅知行省何哉然有可解者足下方自田間起耳秋冬間當事或將有處也弟已無用世意往在京華日思丘壑時時與足下書中言之上不能以遇巷結明主內不敢以枉道通中官外不能低首摧顏託蚍蜉之援下不能含華隱耀消蠻觸之忌徒以孤睽之跡

獵虛聲取大官動而得名忌亦隨至芳蘭當門不得
不鉏固其理也卽以請急歸歸已晚矣離閔以來萬
念俱盡中間情苦未能殫陳去歲取堂弟之子爲子
今歲三月復自生子又連得兩女最小者荆人出也
荆人出萬死得一生二十年中飾巾待盡豈復知活
至今日不自意復見兒子又自生女老母數年攢眉
近始一開口笑耳弟愁病已久苦盡回甘差可自比
於人此外更不復置念矣來諭元冲云云弟在京日
相與實未嘗聞吾丈安所受此語若稱爲傲有無不
可知若云東之高閣語意與傲不相涉也丈卽有所

聞不必遽形詞色何況筆札從來仕路相與斷無因
講說責望而能全交之理徒使淺怨益深小嫌成大
耳近世大臣往往因言語小嫌相爭相防漸成猜忌
又各以招其門人鄉曲互相擠排自處於原被曲直
之間而待堂上人之聽斷亡論遠而牛李近而徐高
卽如寧陵秀水姑置其是非曲直然初所爭細耳因
兩公而上章疏幾何因兩公而禁錮朝賢幾何國是
幾淆主心亦厭向使二公有一人降心平氣寂然
不應則彼一人者亦將興闌意淡久當自止卽使不
止受其所中亦不過罷官止耳官寧有不罷時耶人

生地上寄耳毀譽得失寄中之寄譬之大海因風成波因雨成泡風雨定有息時波泡竟在何處凡人相與一說破則不可復合弟之心尚冀將來誠意或可感通復完舊好耳丈異日會世用伯楨當具悉之每遇此等事輒思敬承天平何奪吾敬承之速耶奠文寄覽吾三人者猶鼎足然也折其一而足下猶浮沉行省多怪少與弟已決策高蹈不復與世相關每念疇昔歡笑一一皆爲悲慨耳

答葉龍潭

門下雄才大畧鬱爲時棟塞事視所急則以門下往

門下所居而重屹若長城每讀門下封事詞嚴義正真有滅此朝食之氣天地爲震怒烈士爲歛血鉛槧之士亦奮然有封狼居胥之想卽執鞭所欣慕矣向者復所再四致雅意若將委節鉞之重而以下交德意甚盛頃復寵以長箋况以隆禮勤勤懇懇虛懷而咨籌策丈夫相與意氣誠孚臭味誠合卽千載日暮千里几席豈必接塵而游哉不佞誠無以佐末議然竊外計虜情內計兵力款固未能盡罷也蓋旣款之後與未款之前其勢異今有人於此餒而望食不憚低眉下氣爲可憐之色其與彌難其求彌急旣與之

食而從芻奪之則攘臂盛怒而起何者彼前急于求其所無而後忿于奪其所有也今虜衣食我中國久舊日邊臣所以媚之者無所不至一旦盡罷九塞之市盡奪其衣食之資聚數百萬餓豺狼于境上而我所爲備者蔑如也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戰不可勝勝不可必此於計不完然在今日不罷積之數十年而遂不能罷事至於不罷不可欲罷不能其憂始大矣故其要在以必罷款之心而行之以漸在我者不必論虜順逆而在虜者則隨其順逆而姑漫應之語曰因事制宜以敵爲師虜犯一鎮

罷一鎮之市犯一邊罷一邊之市虜所不犯我姑與之彼且爲陰陽我亦陰陽而用之譬之大寒之後衣難盡減大饑之後食難驟飽事有機而處事有漸市以漸革兵以漸練久之而後可盡議罷也蓋自漢唐以來未嘗恃和未嘗不和正不必諱和而爲款顧其所爲用和者異耳款旣不能盡罷則莫若以不和之心而行和之事夫漢文帝時無歲不議和亦無歲不犯塞而匈奴終不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四十餘年不被兵一開隙而遂不支者虜固宜和不宜久也故善和者嘗以不和制之我能制虜何諱于

和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款且稱臣進貢亦何足爲我榮者彼當其得利卽稱臣稱奴不辭也而當其爭利卽叛父叛君不辭也自古稱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直以禽獸畜之而我但借聽于一二通事之口遂謂真臣伏我矣此如公冶長介葛盧辨鳥獸語而以語人卽有非是誰知之者蓋天下之患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鄉與市不通而駟僧居其間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間君與臣不通而左右居其間譬如鼎鑊在水火之間終于火盡水竭而鼎鑊不爲損則其患不獨在邊事而已

今以窮邊僻壤皆得通于大內操錢神而得其所欲在陝什二宣雲什五薊遼什之八矣挾內以求閣挾閣以求部請寄不行而危法中之近日之銓部是已故其人在外之外而其根抵在內之內內外交通相與爲市罷虜之市易而罷內之市難門下且何以策之辱承清問遂媿媿無所不談近于交淺言深要於門下知則深矣

答邢崑田

臺下起自田間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寔于制府制府所爲叅籌策佐戎昭者惟陽和憲使名雖憲使實

不減一中丞行且真拜中丞矣不佞不敢以世講至戚私有彈冠之喜喜國家得鎖鑰之臣耳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苦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兵持枵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空喝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爲得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廿年矣所爲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桀驁至此卽桀驁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爲此凜凜也河西恐終未能絕虜卽河

西絕宣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鬪旁解者亦且剛且柔以爲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鎮之貢者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縻之而急修備令異日足爲扞蔽耳宣大幸無事然惟無事乃可爲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之任事旣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虜情形九邊緩急知有必然之畫某雖書生願一聞之以壯心鬼耳

答邢崑田

伏承翰札具悉行師次第真如聚米而談虜在目中矣大略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土人宜用土官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勦則勦有何逆謀遽至議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勦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彼強則宥罪小則誅罪大則宥不但土夷羊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爲重勞費皆勿論矣勦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決勦之機非勦不足完勦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勦卽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勦

則死何苦而就死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勦卽禍輕待勦卽禍重開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決勦之機者也崎嶇難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時馭夷者以戰始以款終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旣知非勦不足以退師我亦謂非勦不足以存體如文成之處蘇受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勦完勦之局者也惟號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之威諭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當效用黨與自當離心殺馮諱

北漢集 卷二十三 十一 四十六
者卽黃防誅劉稹者卽郭誼首不出勘內變作矣決
機忌遲用間忌早自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
勢爲之兵力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強彼內勢急然
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正須以
久制之立意在久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
不萬全矣伐謀爲上浪戰爲下此意當先說明直以
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論自省往時經略諸公所
以多議者正苦金城方略未明悉耳設兩贊畫未爲
失策可以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
官爲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卽以其人奏代之安

見其非計而言者指爲敝規乎大疏入京士夫見諭
賊之檄皆以爲必可成功不佞第執簡以書勘定之
烈耳使旋草草布復方在師中不敢及寒溫語

寄邢崑田

比見六師奉凱迅掃鯨波此社稷功也屬國無復兵
革之憂中原無復轉輸之苦勲隆中外威振華夷丹
青所畫紀傳所載何以尚茲淮西之功惟晉公與憲
宗同心耳今日之事頗類之儻如老師費財之說何
由克捷大事既定則我之慮事當益慎而居功當益
謙一倭不留卽是無前之績正不在首虜多寡嚴諭

諸將勿溢勿爭從公從實無令人得有纖細指議以全盛美至於天下備倭兵餉一槩加於地畝稍俟撤兵之後明白陳奏盡照原額蓋有事則增無事則減異日復有事不妨另議若聽地方官那移別用有增無減而奸吏反得借之以實其橐使百姓困窮無已時則非弔民之旨矣此事撫按言之未必聽而在閣下言之必聽不但仁人之功垂于千秋抑且仁人之言福及四海幸惟留意

答王懷棘中丞

今邊事昏昏動矣士大夫抵掌談者未有不言罷款

者也而愚以爲罷關中四鎮易罷宣大兩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上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陝右之款罷卽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是虜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氣奮今旣用經略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却罷款而循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旣已坐我却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

而速若不賄不激緩縻之而急修備卒乘輯睦將吏
婉勸以任隙之自起而待機之可乘則尚以俟異日
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
言戰當事言款苟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
大略令其言成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
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
丈視師塞上經行數鎮人情邊事略可覩矣其赤心
爲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 天子憫然西顧特簡丈
而畀之節鉞我同年中開府自丈始夫才可有爲志
欲必爲而無粉飾脂韋態者弟所見惟丈耳厝注宜

安靜規畫宜長久我爲之而我必收其效卽我不收
其效而以遺後之人卒亦與我何異也督撫或三歲
而遷近者二歲耳以二三歲而肯爲國家千百年計
非丈吾無所望之矣勉樹勛猷以光同志諸離索寒
暄之語固不足爲丈道也

與王對滄少司馬

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惡極矣
遣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已議招安損威廢法
而隳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邊之亂從此日起
無復憚矣且往年大同所以用招安者蓋未有首惡

北海集 卷二十三 三十七
主名未有僭稱官爵未敢公謀反逆故尚可撫諭而定耳今賊勢既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即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頓賊勢未減何急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急果畏則東身歸虜盡劫城中貲以媚虜耳豈肯安然於廷尉望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 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有說觀所謂久聚不散難於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譟謹危苦在前

能無反側守壘有不繼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怨咨之言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借招安爲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於益兵野戰愈於攻城撫將變之軍急於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計之

答蔣元軒侍御

寧夏之事是謂反逆不謂激變而議者乃獨歸咎兩公何也 當寧處分大略欲離之耳大凡間人者必示之以不間今明言使此圖彼彼復圖此離間顯然豈肯見信張網而使獸見之何以得禽其無乃堅之

使合乎屠城之說恐亦不可爲先聲大同劉總督之事可鑒已大略今日之事惟慮勾虜及各鎮有應之者耳若虜不來各鎮無變賊獨守一城不出則慮其外出兵則虞其內躑躅惶惑其黨必有自離者王師政須以全取勝諸道並進若容易交鋒賊一戰而勝則其黨堅而我鄰鎮亦震動矣聞大疏之旨甚佳然後段不必及建儲事儲自儲邊自邊當各爲一疏若因邊事而及建儲必謂臣子借邊事恐動之將來併邊報亦不信矣承示迎二公家眷憲牌具悉篤厚親親至意第此事正當示以不急則二家皆可

安全而無患若求之彌急則挾之彌重挾之而不遂或因而甘心焉此亦事理之不可不慮者未知高明以爲然否

答王晴江兵使

承示勘定南兵功次持論旣正敘次惟允至謂處之得宜則爲石門不得宜則爲寧夏尤爲確論大略此舉有李德裕之斷無羅紹威之錯慘舒操縱最爲得宜鄖浙之事都未正法事後取一二最下者以塞觀聽紀綱不振誅賞無章故要挾四起漸成叛逆此舉始見朝廷有法疆場有人夫將且必誅况不止將

功疑惟重况無可疑佐饗者嘗近朱者赤卽真有玉石難分鋒刃併及亦未爲罪况本無妄殺而流言雜沓軼於京師此有識之士所爲太息也愚意但當論此功明與不明不必問此賞厚與不厚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乃可以萬全而無後患南兵親戚黨與布滿京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而又有士大夫爲之主主者又復有主必主名無一毫差訛數目無一毫同異然後可以伸公論而杜異議不然異日有人指曰某係某處人某係某生理一一指其主名而辨析之下因衆詞中有內主所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不佞每

論數年來定變惟此最光明正大故序次亦宜出於萬全耳自入京來從未談及時事因門下相知深乃復娓娓門下如以示人卽不敢復以一語相報矣

答呂新吾方伯

不奉翰札三年於茲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視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榮晉行省儼然尊重矣而羣望未厭士大夫皆望門下卽拜中丞而不佞竊以爲行省故不減中丞重也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卽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

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略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晉之總督卽今之經略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爲重久之亦爲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繁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出於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猶治也今於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

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直指反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來諭問不佞進修之益及胤嗣之兆過許楚錄而索近作誠自慚愧未有以復也長安散吏供奉餘暇方欲小休而士大夫輒以此相役旣爲世人不得不爲世人語而非其意也稿皆棄去不存且恨不得焚却筆硯耳讀風憲約一書盡事情持法體凜然登車攬轡之志此何必減內臺重耶我知門下所以爲行省矣方病起作報書不能盡所欲言

寄朱鑑塘侍御

使者行已罄鄙款以復憑限既改惟臺下從容就道以對天下慰士大夫心蓋今天下邪正消長之機極可畏正人君子惟應靜以鎮之若使居者欲去去者不來消得幾時正人立盡小人乘機進取無復顧忌士夫持兩端觀望者皆就彼一途則菴苑之黨相慶而鴻鸞之迹如掃矣愚意君子在朝猶可撐持世界但不隨不激安坐以待事之變則彼亦無如我何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君子處靜持重則小人無所藉口以起彼此稍定白黑自明賢不肖自形如張遠處亂

軍不爲亂者皆坐則亂者立可得而遲疑未定者皆不敢動處小人懔懔之時亦猶此矣寧夏之變令人痛心此自是謀反不名激變如項梁殺下相令田儼殺齊令耳而議者第歸咎死者至欲梟其首何其言之痛而不德乎時賢處分恐亦非策欲離間人而明示以離間之意則適堅之使合所謂施之有鳥之處而又駭鳥者也相對非遠諸侯面陳

答李順衡侍御

足下大節皎然原無可議自有論冢宰之疏而人心不悅者十之二有論司寇之疏而人心不悅者十之

七足下猶不已自建旗鼓攘臂爭先而人心始盡失矣今多口交攻訛言三至棘蠅亂集市虎將成此恐慈母未必信其子安能使君臣之間無少動搖者哉今復激切爭論上未必省覽省覽未必聽受而天下之人誰肯自以爲非謂足下爲是自以爲曲謂足下爲直言雖明辨雖強適足激其怒而助之攻耳足下謂難與二公異同足下身爲言者所詆二公從旁持議事體原自不同與其專受怨者之口三人同之不亦可乎至於稍生異盼等語未得其故然足下意已露口吻間揆勢度理不宜有此足下無輕以竊鈇

疑人使他人聞之則張耳陳餘之事復成千古笑端近日吳沈請告人已薄其責于二公而專攻公輩若復秉羽先登攻排不已又將薄其責于江羊而專攻足下矣此事理可立見者主恩難恃盛名難居專欲難成衆怒難任惟足下慎之

答王兵憲

海氛傳警震於其鄰老公祖拮据勛遠紆籌策蒐卒補乘精采一新此天以東人溷臺下以臺下福我東人而不棄其遺黎也辱承翰札軫念時艱豈伊書生能佐未議關白起自羈旅盡竊其國兵柄役屬六

十六洲酋長越千里破朝鮮兵不留行此其智略才力有過人者顧其事在海外且本一島夷水寇我以全盛之力何遽爲此凜凜如天津調兵募兵民遂不堪其擾而議者遂矯張皇爲鎮靜曰毋動爲大耳彼旣已破朝鮮我遂與虎狼爲鄰與虎狼爲鄰必待其搏人噬人而始備之豈有是理夫無而求之實難過求何害今天下漸多事內憂外患未必可量物不素具何以應卒愚以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裨固圉飭戒除器自是守臣常職不因倭爲輕重也備不緣倭設而可以待倭有事可以爲用

而未事不覺其擾乃爲勝耳召客兵卽不如練土兵募新兵不如覈舊伍舊伍未必可用則宜略倣古牙兵別募精銳爲軍鋒如各邊家丁然者不必問所從來今天津奉 旨募兵而仍屬之各州縣吏胥反借以爲市來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是名僉派何言召募也齊人任俠使氣一旦有急振臂一呼不患無兵第苦無餉耳有事之日民棄田廬入城市計無所得食稍畀之餉則皆可使爲兵故上計無如積餉而積餉之策當請于兩臺量留登萊二郡錢糧半徵本色以貯倉廩備緩急夫民得半輸本色入官必大喜此

北海集 卷二十三 三
官與民兩便之術也民以穀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中間所費不啻倍之一有事又從京師發銀接濟則何不疏請留本地爲各項備兵之用如異日無事除公用外貯倉廩者仍可變價以補今歲之入無事則於京運無損有事則於地方有益亦一策也其次則今歲稍豐當以官銀易民間餘粟士夫及百姓富實者亦可諭以此意使自買而自貯之無事則利在積貯有事則便於清野無使委棄餘糧爲寇資也敝郡兵額原少兼發膠東防守則存者益無幾人計莫若練民兵齊民喜技擊好結聚各鄉之

中有能聚數十人以衛其鄉者以名聞于官量給米穀爲犒賞其首事者視其才畧可用訓練稍精亦可量畀冠帶以勸之事急則徵發以守城應敵鹽徒礦盜皆可權馭而計使也大畧民兵止堪乘城城守不下寇將無所得食而自剉若決戰則俟各處應援兵力大集乃可議耳修城一事亦似不可緩度此時府庫恐未能辦也當預屬各州縣預計其城當大修量修者費幾何士夫及百姓願助貲者幾何州縣官可用法設處者幾何不足者量以官帑助之人以九則爲差上七則量出磚石工力則合縣均派而時以官

北海集 卷三十三
廩犒之地僻山險寇所不能至如蒙陰等處則勿以
煩民也頃海上傳關白已死僧玄素領其事未知確
否即使關白定死何遽知玄素不如關白然竊計之
倭由遼左入成擒耳由天津入暫擾而卽定何者王
畿近地邊兵四集平原曠野以騎促步萬矢俱發易
殲滅也若由登萊登岸而西旣無重兵又鮮堅壁彼
散而掠各州縣游食自若而我處處城守坐而自困
土兵旣難決勝邊軍又未能盡撤以來百姓不死於
賊則必從賊不然則別去而爲盜賊天下紛紛從此
始矣大約自古夷狄不能爲中國患惟以中國之人

爲夷狄謀卽以夷狄之力爲中國禍則其憂滋大噫
拜降虜也據中國大鎮出而勾虜以虜勾虜其合必
固關白中國亡命也合海島諸國入而與我爲難以
中國習中國其入必深總之此兩患者其策皆以固
守爲主西賊不能出城則無能爲海賊不能破城則
無能爲而愚所憂者非此兩人足以禍天下而天下
之禍所從以起也辱承清問具以臆對惟臺下教之

寄李固安文亭

老丈治邲卓有聲績主爵復移丈近畿蓋欲詳試政
事而重畀之家君舊尹是邑邑去輦轂雖近而輪蹄

之跡甚簡事易辦治以丈宏才臨之則迎刃解耳民有訟獄往往走都下謁中貴人間有持尺刺爲關說者事可聽稍聽之不可則爲好言慰遣之大都事至卽決無使淹久則請託之迹稀矣邑俗淳厚卽如弟居京邸數年邑人推家君之愛問謁不絕士文雅倍於他邑鄉大夫絕無持吏長短操邑大夫權以規利者願吾丈重士而禮鄉大夫夫令視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而不重愛子之賢者非爲民父母之意世乃謂抑士夫以安小民此可以待豪強翫法之流非謂以此槩天下賢士大夫也比來歲時不易民

頗失業比之舊日風物蕭然惠此困窮策將安出股肱近地得失流聞朝所厝注夕傳都下矣茂實英聲易至騰達爲報知已勉作功名以弟辱在石交而家君復有舊令之義故敢具以聞於左右

答邢崑田

承諭邊事確有定畫至謂重處檣酋則火酋鼓扇爲黨革東酋市賞則檣酋糾合爲援至哉言乎忠臣之心謀臣之慮何其遠也夫責宣大以搗巢此與耳食無異宣大之不可爲洮岷明矣然亦終有爲洮岷之時虜之貢市直貪我厚利耳彼見搶掠之利薄於貢

北海集 卷三十三 三十五
市固不爲也如使厚於貢市彼且生心矣非爲之未
兆且終爲洮岷之緒然此時罷市搗巢則未見其便
即使虜謀難測亦當漢過不先順則撫逆則戰彼陽
順而陰逆則我亦陽撫而陰修戰彼順於東而剝於
西則我亦東撫而西修戰且以一鎮苦虜與諸鎮皆
被虜於策安便天下之事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
要之能起能應則不在有事時也今之議者皆責政
府以籌策愚以爲政府正不必有籌策耳運籌帷幄
決勝千里千古惟子房一人然子房惟爲高祖籌策
不聞爲韓信籌策也若欲邊庭之事取裁 廟謨坐

失事機益滋推諉事成則爲內閣敘功之地事敗則
爲邊臣分過之階不如擇人而任之盡以便宜假之
廟堂惟持其賞罰而不必遙制機宜言官惟覈其
功過而不必多生議論蓋 祖宗設官職掌原自如
此愚竊謂以夷治夷而和戰可決以邊治邊而功罪
可明功罪明人人盡死力而和戰無失策矣偶觀時
事輒陳書生之見未知高明以爲然否

答王晴江副憲

寧夏之變令人心折氣盡此事關係紀綱興替邊圉
安危非但爲一人一家痛也而言者不深惟定變之

畧但歸咎兩公兩公皆弟至戚卽弟亦不以兩公爲無罪譬之子孫殺祖父母夫祖父母使其子若孫至此豈其無罪而於法不聞追究致殺何故但置子孫於極典誠欲以正名分遏逆亂也今不正殺者之罪而反指爲被殺者之罪至欲暴其屍而梟其首此豈法之平哉總戎之疏盡出亂軍之口第借用總戎印耳今便據以爲兩公罪案則是亂軍旣奸生殺之權又竊是非之柄快意之事近而正法之死賒人復何憚而不爲哉兵驕無如薊鎮糧匱無如雲中延綏亦苦中丞之嚴明遼左適當大將之易置如此番處置

失宜九邊將聞風而起異日者一夫訛言遂至變法各邊相仗而朝廷不問如唐之季世其禍本見於此矣承教甚服高識聞亂軍搶掠爲主者殺數人而始定夫不能鼓之而起安能戢之而止此其事了然矣第昔之兵變如亂蜂莫適爲主今則已有首領有節制其可憂滋大耳何期邊事一旦至此然而內之可慮更甚於外杞人憂天第有歎息

答韓惺宇中丞

寒家遷於青四十年矣丘隴所寄日夜係心道路遼絕久缺祭掃舊日居宅轉易數主臺下捐俸而贖之

欲爲營立祠宇此先祖九原之所想望而後人百世之所銜戢者也先曾祖居官三十年橐中僅二十金居第直不過百金衣必補綴食必菽素清苦之節近代所無竊謂宜用表揚清德爲名而以家祖兄弟四人配享則非馮氏之祠而清吏鄉賢之公祠也蓋以爲馮氏之祠則修理乏人終當廢壞且子孫不往祭祀不親旣無如在之誠安有居歆之理今以爲清吏鄉賢之祠旣可以褒揚舊德爲世法程又可以列在祠官不廢燕享老公祖之德澤亦可與天壤相敞矣

謝王老師

不孝逢天之感無所控籲而告哀於我師師延見使人垂涕洟問病狀旣不忍逆拒其請又介書束帛而奠之雖尼父荷杖問弟子脫驂贈館人亦何以加不孝酌靈几致師命已乃發函讀所爲文三薰三復自疑自驚如景星在天神符出洛又如瓊芝丹液肉白骨起死人而傳以生色也逝者而有知寧敢冀易水郊勞半面之歡遽成片石千秋之託乎我師體絕羣僚道光千載有李鄴侯輔三朝之忠悃而加以華國之文有韓昌黎起八代之文章而加以格天之業古之附青雲施後世或以其人或以其文未有如先君

今日之兩兼者孤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賴 主上之恩生而及其永訣又藉老師之筆歿而使之如生信君師之在三並覆載而爲一者也草土之孤伏守丘墓不敢遠涉江湖躬陳謝款謹端下力代叩崇嚴斬焉素冠渺然絳帳南雲在望涕盡氣搖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四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上申老師

上王老師

寄王老師

上山陰王相公

寄山陰王相公

報山陰王相公

寄山陰王相公

報山陰王相公

上沈蛟門相公

寄沈龍江宗伯

答于穀山宗伯

候于穀山年伯

寄曾余二同年

與余雲衢

候王相公

寄陳心谷太宰

答趙心堂司寇

寄黃慎軒宮諭

答黃宮諭

答蕭漢冲司成

答葉龍潭制府

答邢崑田

寄邢崑田

與邢崑田

寄邢崑田

答王懷棘

寄李霖寰制府

答張念碧撫臺

答尹春寰中丞

上申老師

都門別老師三年於茲矣不能以時通訊問於左右
負負無可言者憶老師柄政匡維調劑備極苦心於
時天下無事朝廷無過舉中外不相隔上下不相激
百司皆得舉其職雖未及古治安然歷觀漢唐以來
興替之跡其在今日自是小康乃議者紛紛歷年未
已譬之操舟長江千里豈得無少留滯無少蕩搖而
舟中舟外輒已號呼震恐歸怨長年及至風水相激
波濤際天汎汎無所薄乃始知前日楫師之難而恨
其不可再得老師向來匡維調劑之苦心蓋至於今

北海集 卷三十四
始見也門生夙受國士之遇不敢妄自菲薄兢兢守
官庶幾得一當以報知己而事乃有不然者竊見近
年郡理縣令資俸未久而人指之曰某可爲省垣某
可爲銓部以此招敗十人而九往歲廷推何以異是
童子而掩人于朝班在七人之下而益其上天下其
誰能說之惟有長檟林壑可以自完而事又有不然
者不肖請假以歸假滿以病請三請而復得予假主
恩深厚向來所無假已復請即使弟子於師長前亦
且厭其煩瀆何況 至尊爲人臣子不忍使君父以
禮始以怒終故復如長安先無失事使之禮而後敢

論出處之槩耳往歲京邸未敢獨見徒以掃門之跡
併虛立雪之誠至及今日欲一披絳帷瞻袞繡不可
得古人薄恩感而重知己矧其感與知兩兼也門人
袁生作令仁里謹以其便致尺書候起居狀亦望得
老師數言以爲周行臨書不勝馳戀感慕之至

上王老師

頃院使南行念當老師哀苦時門生私情不敢以告
今事稍閒乃敢畧言之門生自去秋奉手教以北來
竊自量度以疑而來以疑而隱皆未是重以再假之
後而復有請非事使之禮故先欲自處於無非之地

而後徐圖其私及近畿而病又留滯許時乃始入凡門生所處極難耳入朝後人情稍稍自安佐部之缺有留都二亞卿在門生言於諸老至再四諸老亦見許可爲之遲回兩月而忽復推不肖命旣下不敢辭又不敢卽言去去意又不能自己俟改歲乃敢言耳再入長安杜門自守幾於耳無聞目無見因欲遂成之天下事欲以不聞不見處之不如真無聞見耳承手教數百言皆是真情實理得天下至言敢不亟拜不佞才未及中人年未及強仕乘時缺乏忝竊崇階講幄未一進講修史未成一字日食大官歲時受賜

予揚揚入部署此志士之所耻也世所謂榮不佞所謂甚懼甚愧而入都方新不敢遽有所請卽幸再得請而受恩已深用物已弘徒取一大銜而去國家何賴於此去就語默皆負國以此爲恨耳至於毀譽欣厭久已忘言有心避患不如無心任運隨日可度隨地可止事涉聲利無論意之是非但有意卽不是矣去短取長無一人不勝已者推甘就苦無一事不益已者方當借以練心練事非但日去日忘而已使旋草勒奉謝雅言何時面承臨書悵惘

寄王老師

不孝聞先君病上章得請以五晝夜至子舍更三日而先君見背傷哉不孝罪大惡極罹此酷禍天不可問親不可起痛不可忍身不可隕徒有淚成血髮成絲耳賴主上恩德生而予誥沒而予卹哀榮之典賁於九原而不孝所以自致於親者毫無有也獨計得名世之文使生平政行聞於人間傳之來者卽先君沒不朽矣謹南向稽顙以請於函丈惟老師憐而許之先君宦蹟半在塞垣自負其才足以當一面而中扼於權倖晚惕於盈滿未得盡究其用而自老於田間居常謂人使吾居官守法蹈常習故無以逾人

若當倥偬之會事變狎至卒然而起卒然應之颺發電邁不失肯窾似當有一日之長旣解組以歸不復問世事亦不問家人生產時與故舊以棋局佐酒耳不孝歸而省先君於榻前不火食已數日尚與友朋調笑如平時旣革而以少弟屬不孝教之遺令數言神理不亂忽而長瞑嗚呼傷哉先君所蒞之地皆有惠政處鄉黨無間言未老而挂冠垂沒而易簣出處死生之際似亦有足紀者伏塊草行畧且書且泣惟老師純孝錫類俯賜採擇而以片言銘諸神道之石焜耀先隴是先君死賢於生而不孝亦且藉以自慰

可以無死臨書不勝悼心摧骨悲哀懇請之至

上山陰王相公

自去歲接尊翰不通訊者一年矣閣下獻替精忠出處大節百年無與儷卽如近日元子出閣遠近騰歡人但知數年苦諫不能得今乃以調停得之不知激發上心潛消異志今日得庸其調停者正是疇昔苦諫力也大典既定則議論亦可小休而是非互起則用舍之柄不在朝廷而在衆論此其勢必不能得而在上者不務厭服天下心但欲杜塞其口其

勢又必不能止上下相爭相激殆將成黨錮之禍而國家受其弊天下事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執相待成搖用題目作文章因文章生題目譬如稱物莫肯平衡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其三畢竟不平何時可已且上有政權下有公論不務純意國事常假借而用之用之卽有意有意卽失平用政權則政權壞用公論則公論壞上與下兩疲而中貴人操其兩衡異日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可得大臣欲求士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恐更爲異日之所思耳家君致政不肖歸省日侍父

母飲食爲笑樂自離都下未有一文一詩獨久客初歸尚苦酬應轉假之疏旣發便當一切謝絕蠲思慮專精神或可少蘓疲爾粗延嗣息業已決策冥鴻之舉不敢復涉鬪蟻之途矣閣下近况何似仍有意海上之遊乎山中無事曾著書否 本朝典故甚闕畧所傳又不足憑閣下立朝三十年撮其大要勒成一書亦佳事也遠在千里會合難期裁書敘心臨風悽悶

寄山陰王相公

蓋自古君子其爲身與爲天下無甚異也以身爲天

下故其持世甚真盡斂其爲天下者爲身故其葆身甚固譬之千尋之木干霄蔽雲陰映數畝及其寒陰凝節必盡斂其液脉以自完而來歲華滋乃更於是乎始則閣下今日是已詩三百篇其稱壽之什大畧賢而在君侯公卿之位非但要劇之地禱頌所集彼其所壽者大也其君燕樂其臣而靳其壽考其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其國人祝其君壽而願有老成以施及於國其詩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夫一國是禱豈惟一人至於後世上下不相信世局日以變進不得關其忠退又不能嘿又不安言又不敢乃始仰

屋竊歎羨在野之間逸一時所稱高賢大良避矰繳而遠引彼其精神力量足以擔荷天下一旦盡斂以自完其壽固宜異於常人然終不如南山闕宮之什所壽者大也夫洛社諸君子豈非千古盛事而識者憂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皆老矣不佞於閣下之壽也始而三祝繼而三歎蓋亦有感於林行已之言閣下壽六袞耳其在洛社計當與君實相上下天而有意斯世乎則不佞請從百僚班見之後而以周雅魯頌爲獻

報山陰王相公

自去冬承手教倉皇裁報意俟後訊詳鄙懷耳至後訊又復冗迫如前日東省計吏之典甫完南宮校閱之命已下相繼戒嚴併無訊矣自夙昔奉令承教相期以同心報國家每念先人死生存歿之時未嘗不流涕不意入朝以來遂成繞指一事無所匡正妄意既不能格君心匡朝政若隨事盡職竭其不肖之力雖無大補益聊盡此心耳不意尺寸未效而賤體已自病困若此計吏初竣肌體減十之四矣場中校閱強自扶將出闈又當進錄藥餌筆劄羅列左右沈約之病已深江淹之才已盡無可奈何取各房所擬及

士卷襍就之而心氣冲冲尚不能支也杜子有言客子鬪身强身已劣弱如此世事復何說乎已矣行爲歸計矣不得歸亦當別圖吏隱之所或可尚冀休復耳比已邀崔蘭谿入都與同卧起旦夕診視調理似有起色以老伯之芘不至隕越粗延視息歸卧雲山守先人塚墓此生足矣比來部事齟齬差少而朝事益不可問新法害百姓極矣非晉中司馬公不可救也天下之病襍瘡入條款則深條款見襍瘡則亟今所謂條款者兩端國本虛而未定民力困而難蘓已自無可着手而主心之猜疑中璫之操縱人情之

險惡綱紀之陵夷又復種種不一此所謂條款而見襍瘡者也臣子不肯以良藥進君父又不肯用醫醫之已效者乃主人所拒而不欲其入者也天下寧復有瘳乎日坐病冗久缺齒鼎之間卽程錄至今日乃始呈覽稽緩之罪無可解者惟老伯矜此勞人不深督罪耳

寄山陰王相公

不孝罪通于天以禍先考老伯惠使使者弔之摘誅詞而酌之賁幽魂以如生泣遺孤而欲絕道路阻修無能一叩階墀西望三雲涕淚如雨頃託盛使以先

君像贊仰于鴻筆語曰人貌榮名先君已矣誰貌先君而似者計老伯不忍拒也使者行後不肖卽感胃肝二經之疾神理恍惚如不自持飲食減少者四十日至孺子夭折而賤體始有起色豈非命途險惡非此不足以自代耶不孝薄德薄命路人亦爲傷之而不孝反自寬自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耳一切世事無復措意但布衣蔬食守先人墳墓啜菽飲水以奉老母卽一丘一壑足寄此生而警譯日傳海氛甚惡鯨鯢扇浪燕雀偷安徒有憂天未能避地今之議者徒恃登萊之水兵夫以二千七百里之海岸而以

七千兵守之三人一里可恃爲長城否敝郡東控大海西阻羣山三面皆險而獨正北一面與中原爭衡天下有三大勢自西來則先得殺函者重自北來則先得山後州郡者重自東來則先扼敝郡諸山者重彼如有間諜有知畧則此地爲異日所必爭而我今日所必備者也敝郡與登萊猶臨鞏之視甘肅夫虜豈必經甘肅始犯臨鞏哉從日照樂安渡海登岬兩日至城下矣而晏然亡戰守之備居是邦者安能無凜凜也老伯近日情緒何如往於緘書中多有鬱鬱之懷老伯自是完人完福如此身名如此兒女宇宙

北海集 卷二十四 十一
內更有幾人卽有小不如意事亦當置之度外間於
憂虞則有疾疢姑謀樂乎母爲自苦

報山陰王相公

不孝自遭喪以來百憂一心萬事一身痛裂之餘神
理罔罔乍飛乍返右股作楚一尺之階亦難登陟常
恐溘先朝露古人乃比於不孝強而自抑以求苟活
至五月間乃自知始爲人矣苦塊中無他獨經理兆
域諸事而淫雨爲祟百堵皆傾荒原野草不孝孤何
以自忍奉先君遺命課家弟讀書家弟才質可進但
不能使用志不分如乘騏驥而左右望一進千里一

退千里適燕適越未有定詣也諸事皆可置之獨此
日夕縈心曲耳比者三殿火災遠聞尚爲病悸不審
聖躬何以堪此震驚憂中都不敢問長安事然受
恩深厚豈能自憇天心仁愛真若呼吸可通似聞諸
政稍易絃轍廷中條奏頗盡事宜而根本未之及也
夫使安石尚在東山司馬老於洛下何以俯弘時務
仰對皇天山榛隰苓獨於西方寄慨耳先君像贊仰
藉鴻裁望閣下手書數言子子孫孫瞻拜于下如見
先君如侍父執也初擬遣小价同往而使者苦辭已
復念之秋間申候或可又作一次相聞故暫已而以

書授使者雖遵來命然非禮也不勝惶恐悚息謹西
向稽顙以謝

上沈蛟門相公

不肖行能無所比數託在世講過辱栽培當不肖之
請告也先君垂歿猶及見子不肖遠歸猶及見父生
而親受制詞歿而特頒祭葬 皇上所以優禮儒臣
施及其父者已無復可加而閣下篤念年誼以施及
其子者亦已無所不至不肖卽捐糜此身寧足言報
稱哉日月不居忽屆祥禫驚覓未定 朝命已臨祇
奉王言寧遑俟駕第不肖自罹閔以來痰濕爲祟股

臂擁腫不能屈伸歲餘稍愈則又感脾泄之症元氣
益虛此身遂爲病窟且家母春秋漸高戀戀少弟一
日不見倚閭而望又安肯御板輿走長安道也 君
親並重家國兩難顧朝宁之上俊又如林比肩事主
展采錯事故當不乏而老母晨昏百年之養惟有二
子不肖今日明發二人之懷惟有一人病子離母病
且益病老母離子不病亦病是於 國家無補萬分
一而徒自缺將母之奉自外孝治之朝恐亦大君子
所不取也惟閣下垂憐早賜票允俾得以多病之軀
守先人墳墓奉老母餘歡不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

北海集
卷二十四
臨啟不勝感激仰望之至

寄沈龍江宗伯

不佞嘗謂是非毀譽不足以輕重人而可以觀人凡非毀之來天下疑信者正半若使非者自非毀者自毀而天下真是真譽不損毫髮則自樹者厚而人品足以觀矣閣下以素絲之操抱朱絃之直海內端士皆以爲歸往歲之事中傷閣下者其跡甚似其術甚工然天下信閣下不信毀閣下者譬之鏡然磨則益瑩卽閣下之自樹者足以觀矣邯鄲道中秉燭對語真如黃梁夢覺萬境皆空功名比之浮雲富貴等於

脫屣惟是芟製初返蘭芽未茁恐未必盡遣之懷抱耳夫善必降祥仁必有後此天道可信者也天旣可信吾復何患如作善不必降祥仁人不必有後則天道不可信天且難信雖患何爲人生于地上寄也姑謀樂乎昨見寄漢中書念及不佞且稱種花蒔竹兼多兒戲天下事究竟與兒戲都無分別惟赤子無係戀世人多執著彼爲嬰兒方且與之爲嬰兒夫與爲嬰兒何所不快乎不佞受知最深遠席餘莛執籤講幄濫竽宮僚竊謂才不必濟時期于報主韻不必諧世期于守身有心可銘無力可效常恐僕官辱

命以羞閣下知人之明閣下且何以教之臨楮不勝
引領

答于穀山宗伯

魯城壓齊境兩少微耿耿相映何時使太史奏德星
聚耶不肖病甚不能離父母上迫嚴旨未敢卽安
於家故於中途拜疏以請俛成易毀早發易衰不有
高才實行而以少年博虛聲階榮進其後必有咎不
佞自量審矣郡誌借重鴻筆此魯之春秋繼獲麟而
作者然組綬甫謝鉛槧常操亦是閒人忙事某若幸
而得請海浮之下治湖之上高樹萬株修竹數畝可

以獨遊可與客共之雖復鳥獸亦可同羣文字障緣
一切謝絕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能畱混沌未鑿之
竅聊復同樗櫟不材之用耳瘠土無歲流亡滿眼無
當官之責有同室之憂農圃之學亦是本業開閣閉
關士各有志旣不能枉尺直尋以取世資便當翔于
千仞何但元龍百尺而已敝郡志出浙中薛文學筆
粗具體例頗有陳壽求米之譏青魚四十尾已過時
不鮮然是故人所寄故當愈於長安五侯鯖耳

候于穀山年伯

伏承來翰以不肖近四十而弄璋未四十而聽鳥以

爲不肖喜何其詞之工而意之篤也不肖以中才平
進非閣下訓迪提携豈其至此第任逾才表秩在齒
前心且自知人復誰諒百慎而虞其疎百謙而虞其
忌此正可爲懼不足喜也他鄉遊子幸得生兒敢謂
遽爲門戶主第且可以稍寬父母之懷而秋來一病
沉綿四旬古人謂多男子則多憂夫多男則何憂惟
少乃愁人耳中夜十起還且不寐第五君所言故爲
未盡以天之福數日來始有起色矣由前言之當懼
不當喜由後言之且喜且有懼閣下在遠寧知此若
心否長安諸公風生雲擾惟魯儒生杜門下健所不

敢知閣下從鴻冥鳳隱中瞰左右蝸角足一笑也秋
色深矣誕辰在邇謹遣下役馳一緘爲壽華封之祝
所急者乃在第三不知近曾有佳兆否魯史旣就可
繼獲麟謗陋之語敢汗首簡心事稍定當卽操筆成
草覓便寄呈耳

寄曾余二同年

南浦之別黯然不能自制忍淚登車入他席得鐘鼓
亂之乃稍能遣于懷客都下十七年別諸故人如去
其鄉抵家乃反如客道路曲折已不復記憶人家宅
第十更其七親友相迎遂多不識面者久遊乍還欣

北漢集 卷二十四 三頁六
慨兩集入門老父母弟妹皆在側滿堂讌笑極歡家
君自抵舍七箸稍增而杯酌無減或醉或不醉而未
嘗一日不飲時時嫌酒伴少耳一切家事皆不問大
而婚嫁小至米鹽瑣屑皆取辦于家母一弟一妹並
以兩月內成禮禮皆豐腆而家君不知也親友以爲
家君逸樂家母憂勤皆世所僅見第其勤不能一日
暫釋而樂之極一日不飲則不歡人子互有喜懼耳
山城少人事數日便已了稍葺書舍息機習靜漸覺
有少佳趣念二兄客京華相隔數里不能共朝夕卽
間過從亦止兩人相對古之所歎惟在離羣我則離

矣而二兄亦不成羣更可念也送役旋草草寄聲都
門厚愛難以書謝惟日三復隰桑之卒章耳

與余雲衢

小价入京仰煩指教弟無他病獨患手指麻木足脛
掣痛昨邀崔蘭谿視之以爲痰濕已久須急治之戒
以專精神省思慮弟方壯年頭顱如許旣任文字之
官寧得終日無所用心昨別父母明知非久而悲痛
不能自己家母憂弟無嗣食不甘寢不安見弟子然
北行殆欲以淚洗面誠不欲無子有病之兒遠離膝
下弟不孝已使親食不甘寢不安豈忍更絕裾以出

北海集 卷二十四
也步有遲速只是一途花有早暮不過幾日長安衆
卉爭欲先春藏之窟室溫以火力未及二月爛熳盈
枝一開之後生意斬絕然則爲花計者寧早開而速
斃抑遲開而久延與丈入仕近二十年曾見有年未
強仕而至宮詹者否前輩給假有以六月而還朝者
否且丈不記到任時物情耶弟已就道矣父母不能
不離而又不能離子息已是難望而又不能不望榮
進已過而又將復益之福力已折而又復損之如此
情悰如此病態丈試以身處之可復入國門否老師
但以出京時無恙今日稱病跡似假託人非金石豈

有情況如此而不病者遠在千里何從吐出肺肝望
丈請間具道弟苦懷老師當自惻然耳自弟東歸兩
人職業獨累足下足下急欲弟至恐未必肯爲弟盡
力往時代實甫嘉猷講朝房皆舍詞不盡勿更以此
施之我也事成惟子之德不成惟子之怨豈以十八
年相與便惜一舉足一啓齒之勞乎

候王相公

老師居京邸嘗欲引去言至太師母鞠育顧復淚承
睫不可止當是時家國兩難上憂 明主下憂壽母
未得一日開顏而笑始釋重負專意奉慈闈曾不能

一載而遽罹此大感悼心摧骨何可道者顧老師向
之歸也 主上虛席虛懷待以爲政若遂不出若出
而無所濟世且疑其爲臣出矣太師母不能從卽不
能無絕裾之憾以母出而不能以母歸世亦且疑其
爲子乃者綵衣就道在板輿迎養之年袞繡言歸在
青蒲定策之後忠孝兩盡始終兩全則老師完行與
太師母完福皆人世所稀而老師亦可以無憾已頃
詔旨款款憂老師清弱恐不任毀瘠直若家人父
子相慰藉此意可念也願老師稍自寬以慰 至尊
及天下士大夫心謹端吏致不腆之奠臨書惻然不

能盡所欲言

寄陳心谷太宰

閣下孤忠大節表百僚師百世楊伯起陳元方其人
乎掌銓以來天下引領思治而僅數月以去國家清
忠不貳心之臣養之數十年用之數月去之一旦用
甚難去甚易此有識者所共歎息也要之以公道爲
用舍以直道爲進退眞可稱古大臣矣不佞海濱賤
士素未得奉令承教於左右不知閣下以何賞識而
謬見推列古人薄感恩重知己不佞卽不敢爲私謝
豈獨無知己之感哉惟是童子而掩人於朝班在七

人之下而益其上不待再計而知其必敗且業在里中豈忍更違初服入畏途顧以四品詞臣蒙上恩紀予假而請病請病而復予假假滿復稱病則跡涉偃蹇詞涉煩瀆况以孤危多忌之身而當主上恩威不測之日其以加我罪則有詞矣故復入長安恭上命盡臣禮而後別圖其私竊謂天下事必我自處無毫髮破綻而後得失利鈍一切任之耳悠悠世事寧可究談惟有守官守道澹泊寧靜以期不負名賢知遇則所夙夜自矢者願閣下更有以教之

答趙心堂司寇

承翰教知閣下期望不佞甚厚顧不佞可以報國者何事也不佞予假以歸者三矣卽弟子於嚴師前敢三求假否而不佞乃幸得此於明主以及生而與先君訣也未考而賜封甫歿而賜卹種種皆在格外不肖欲得一當以報如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誠自知時之艱難才之蹇淺然傷上三以恩放我召我而我不至也旣陛見從士大夫後見時事日亟一日上下日隔一日不勝仰屋竊歎不悔其來而恨其來無所濟報主者豈必相哉假令不佞得一毫補益國家退就田野豈敢有恨也今天下嗷嗷朝夕急

矣其本原在 主上於羣臣相疑相厭與之爭勝如
不克耳譬之藥然無論甘苦攻補入喉卽嘔而今且
拒不使入喉藥且不入何論有效 上拒天下士大
夫至此故市井之子操牘而入貂璫之羣乘輅而出
也來教所謂厝火未發厚毒大潰忠臣有心誰能不
憂天下所由未亂者正賴 祖宗德澤與夫世議尚
清吏治未壞而耆碩不二心之臣如閣下者相與維
持之耳館局後進私淑景行伏辱賜書輒對以臆遙
思劍舄不任企瞻

寄黃慎軒宮諭

不佞向以請急歸受 明主恩予制詞而閣下以國
工代天藻起九原而光千秋先君雖死猶不死而不
佞亦藉少逭終天以無死永念明德惟寐忘之跽伏
空山幾不知甲子乃亡論朝報都不聞丈西歸北上
之耗然卽使聞之亦不敢數通京國書而丈遠貽芳
訊惠顧舊好乃始敢以尺牘相復凡丈所期望皆非
山中所敢知山中所知冶湖以北雲山以南事
耳冶湖一曲萬竹環之山復環之河又環之荒圃在
焉去家遠稍難日涉遂復營之近郊平地有泉數百
卽其地建一畝之宮以居名曰小冶冶湖以奧小冶

以敞百里內外一覽可盡折芟燔枯足以自老自免
喪以來得一子兩女子庶幾藉手奉老母膝下歡也
士各有行丈不必效友人自逸 聖功始自蒙養
主知起于巷遇天上故人爲羽翼而俾稷下野人爲
黃綺則兩得矣久疎筆札答諭不詳惟閣下原亮

答黃宮諭

來教感慨時事真可隕涕吾儕藿食何知國謀所稱
譚諫誣詐巧端無窮卽不知何指自古風俗人心必
先有所向而後以天下全力趨之二十年前蓋嘗用
之爲法已復用之爲容已復用之爲名而不意江河

之變至如來教所云也夫以天下全力趨之則焉不
至矣採山告緡之令遂遍天壤虎而蛄鼠而社以蠶
食天下而首發難于敞邑民旣告瘠山亦屢空前代
貂璫之禍始于官因以及民今日之事始于民因以
及官長此安極獨冀望 高皇帝神靈啓 聖主心
耳用于無用而後爲于可爲此實至言顧僕何人而
又以此期之僕真無用耳非能用無用也少時喜爲
詩未成而棄之向與丈促膝有所揚扞今亦不記作
何語大畧有詞人語有英雄人語唐諸家皆詞人也
少陵則英雄人語矣今日詩多學人非詞人文與石

北海集 卷二十四 三百八十五
浦獨具法眼僕宦意文情一時都盡然不敢謂不識
詩殆王元美所謂目中有筆腕中有鬼者耶六休敝
門人也小修向曾讀其詩咄咄火攻伯仁矣煩爲寄
語各以近作書扇見寄爲荷

答蕭漢冲司成

吾丈以紉蘭之姿抱當門之忌竟爲脩郤所中鴻冥
龍卧而網羅尚設亦甚矣世之爲議也第以今日上
下否隔批政亟行謁帝旣難憂天頗劇與其爲折足
之鼎無寧爲衛足之葵矧太翁年踰釣璜公子才稱
抱玉丈卽散髮扁舟爲五湖長亦自宇宙完人况浮

議易消公評具在暫淹漢渚終作商霖恐不免捉謝
安之鼻勿遽爲洗許由之耳也從龍遠來具聞動定
舟泊水次宅枕山岡辟疆之園常開廷尉之羅未設
坐有問奇之客庭設景范之倉恨不卧遊第有神往
耳弟姿類蒲輕身同樗病比得稚子粗慰慈闈若旣
有子而求官是謂得隴而望蜀儻藉口捧檄忍心絕
裾人且謂何心寧自愬時事大異宜付高賢來諭所
期未敢聞命爲報知已遠隔天涯瞻望停雲永懷舊
雨心目俱盡筆札難宣

答葉龍潭制府

夫天下事口易而身難臺下功彰萬里名震四夷固已獨肩其鉅而不佞審正于夕議明于暗雖俛得之非其質矣乃亟辱芻蕘之擇獎詡過情皆非不佞所能堪處讀露章具悉苦心遠畧至云上令而致下噪而奪揣事慮變處置當機非真正英雄不能語曰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斯言信矣禦倭之議積日而無一成臺下數言洞其情形如指諸掌夫邊事壞之二十餘年而欲收之一旦業已有成功矣倭發之一旦而臺下孰計之二十餘年用臺下囊底餘策足以收廓清之效而臺下無能

多其身以分東顧憂蓋不佞之策在采芑之卒章矣薄伐玁狁荆蠻來威是功成于西而威伸于東也杞人過計竊謂海氛之起也不憂其張而憂其伏不憂其急而憂其緩不憂其近而憂其遠何者近有備遠無備也今天下所恃南則水兵北則邊兵若淮揚齊魯間既無水兵又無邊兵卒而出不意得海上一二城爲根本彼據之如彼之據平壤而我攻之如我之攻寧夏南北之兵既不能盡撤以來卽撤以來彼爲主而我爲客彼遊食自如我處處城守南北隔絕則天下大擾矣今有人於此上有手下有足未事而上

下匡擾營救或從旁而擊其腰腎之間則立中要害矣出師遠討自是必然之策非救高麗爭高麗也我出師則高麗爲我用不出師則折而入于倭必爲倭用第師之出也蓋有三策攻城則必敗野戰則勝負未可知計莫如連營稍前固壘而守與之相持以不戰屈之蓋我之出師當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而我之決策當如楚漢相距于滎陽成臯以待其斃我第與倭無勝無負高麗必爲我不爲彼未破者旣自堅而已破者亦生變然後我可以全力制之彼以孤軍久駐處處爲敵勢將自走據目前事勢如此若夫

臨事多變頃刻異形則未敢踰度懸料耳

答邢崑田

承諭知諸夷帖帖奉約束蓋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伐其謀耳三雲重地方將厲兵坐甲以待驕虜而三
月無糧三軍枵腹兼之宗祿不給儲待空虛門下慮在蕭牆誠是也國家給邊無慮數十萬一旦空缺至此而說者爭言開礦以濟困乏卽如五臺歲議礦稅一千二百金此何濟于緩急而舉數百里關山使奸人聚黨發掘其間遠近聞之釋南畝而營利窟非完計也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異日者大奸據之貪

吏激之 朝廷聞而厚求之中貴人慕而求使焉恐
今之利源乃爲禍始耳自古未聞開礦富國者若使
可行何待今日河南嵩縣開而復止豈無故也此由
南人嗜利不嗜害而北人輕聽之聽其利而不能不
虞害則以委之邊臣異日有害則邊臣任之耳夫足
用者開利孔不如塞弊竇願門下熟計之

寄邢崑田

特膺節鉞遠討荒夷受命 九重之上伸威萬里之
外丈夫宣力策勲此一時也甚休甚盛以兩省全力
討叛夷有遲速而無成敗往時用兵於西南夷未嘗

不克但有不克勦而末有不克勦者叛酋之罪深矣
此天之所以資幕府也或以爲彼世守其地得士死
力彼誠得士民心何至舉數千百人聯章訟之此其
黨已携矣叢爾土酋其與幾何備多則力困一不備
而我乘之法輕人不爲用法重卽人人自危矣我第
以厚蓄兵力明懸賞罰而無輕入以與之爭一旦之
命非久事必有變千條萬端不過多方以誤之耳

與邢崑田

恭喜榮踐樞斗光奉 簡書推轂受賑朝廷掃境內
而屬之內而六師外而屬國無不寄命於掌握此文

夫遇主之極榮而策勲之奇邁也伏誦詔旨倚任極專鄭宋二公之廷遣何足比擬大疏經畫兵餉具有次第何必決機兩陣只如此任人如此任事必能迅掃海氛又安夏裔頃見部覆五日一報疏仍是討西夏之舊稿耳魏制府失著正坐此在彼爲傳報之報在朝廷則制府之報所報既多先後抵牾以矛盾陷盾議論風生大疏首革此弊最爲得策主將外有機宜內憂議論虛信既少浮議自消內外兩敵此足弭其一矣至於彼中事宜豈能懸料但自有倭事以來並未得一的確消息所傳皆聲外之聲影外之影

而朝廷從聲影起議論用口語爲籌策譬如病人不診脉息不望顏色臆度病症傳會古方豈有取效之理閣下當事磊磊落落說盡前人張皇拘攣二病倭奴真情真形計已了然當機應變必當辦賊無疑也默庵兄奇識奇氣東人無敢鴈行者偶見其文甚爲驚歎元則未必魁可期也敢預以賀

寄邢崑田

閣下於張元老故相厚善入都來微聞兩懷不能無介介也詢之不得其故竊臆之得無有居水火之間而使之爭者耶數年以來大臣小臣相爭而久之大

臣與大臣爭大臣與大臣爭而國受其敝以意見分
爾我以爾我成恩怨以恩怨造言語以言語入風聞
勝則偏敗敗則兩傷以至今日主上不信羣臣激
成隔絕之勢大賢在位不能匡救忍更相左以重其
疑耶凡始以言相告者或見影響或聽傳聞即使溢
美溢惡猶是無心及其我有所疑稍形詞色觀望者
乘是而進其說當其所喜無敢以惡語至當其所惡
無敢以善語至聽聞既多而我之初心亦遂不能自
保不知觀望者乃見我之詞色而我之詞色乃始于
人之聽聞耳語曰寄錢苦少寄言苦多近有一種風

尚專好傳會簸弄使人自鬪而已反居淨地觀成敗
又或別有讎釁而轉嫁之他人使人代吾報復其深
言軟語使人信其愛我而不復疑如古人所謂以秦
攻齊以齊攻秦者兩人皆受居間之害轉疑轉鬪轉
鬪轉疑始終不能自明久之亦遂各持勝氣不肯自
明也今日之事得無類是者乎若各平其心堅塞兩
耳以靜觀好惡愛憎之所自起人我恩怨久當自平
凡言之來也疑以爲階愚謂人臣之義寧相爭勿相
疑爭或爲國或爲身若疑則未有不出于自爲者也
朝廷之上外愈相疑則內操之愈重下愈相構則上

疑之轉深古人嘗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愚謂當於有心中求無心不可於無心中求有心若人人皆操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心卽天下事少一半矣夫鼠鬪于穴穴不爲敝而龍戰于野則野之左右皆受傷語有之二賢若穆則國之休不肖之爲是語亦以爲國計非但自爲大臣計也未知高明以爲然否

馮琢庵先
北海集卷二十四

